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七十六



虜

洪武正韻郎古切獲也掠也服也酉虜也亦作鹵中从母音貫今作虜許慎說文鹵从母从力虎聲徐錯通釋按春秋左傳原軫曰武夫力而拘諸

原故从力母穿之也獲者以索拘之故齊國書曰人尋約吳髮短謂將以繩系之也勒古反揚雄方言虜強也顧野王玉篇力古切戰獲俘虜也唐

玄度九經字樣虜虜上說文下隸省丁度集韻或从手作擄張有復古編俗作虜从男別作擄並非鄭樵六書略諧聲戴侗六書故虜獲人民也獲

者母而系索之也又作擄撈撫也郭守正紫雲韻夷虜釋行均龍龕手鑑推也亦作虜楊桓六書統來母鬪俘獲男子也象人首有物聯之者其意

足矣恐其未明復取虎為聲以指之也又謂戰伐所獲者統指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俗从男作虜漢書晉灼曰生得曰虜斬首曰獲又北狄曰

虜以其習尚虜掠也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通作鹵前高紀母得鹵掠應劭曰與虜同韻會定正字切來古來零連虜

篆書 古文四 張揖 集韻並見杜从古 徐鉉 高勉 齊學

書韻 隸 書 虜 魏大饗碑見洪 造橋碑見 漢隸字源 草 書 虜 並 張

總 書 溪 錦 虜 並 鮮于樞見 草書集韻

總叙 老學庵筆記南朝謂北人曰儉父或謂之虜父南齊王洪軌上 谷人事高帝為青冀二州刺史勵清節州人呼為虜父使君今

蜀人謂中原人為虜子東坡詩久客厭虜饌是也因目北人仕蜀者為虜 官晁子止為三榮守民有訟資官縣尉者曰縣尉虜官不通民情子止為 窮治之果負寃民既得直拜謝而去子止笑諭之 曰我亦虜官也汝勿謂虜官不通民情聞者皆笑

白虜 海錄碎事秦人 質虜 續後漢書西戎傳武都陰平街左右 有萬餘落曰質虜本匈奴也匈奴謂

奴為 質 續後漢書王戎傳戎性好利置園田水碓周遍天下積聚 財貨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紀算恒若不足而儉嗇

不自奉養人 奴虜 西漢書項籍傳時諸侯吏卒徭役屯戍過秦中秦 目為饗虜云 中遇之多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

虜使 貲虜 太平御覽魏略曰貲虜本匈奴之奴也匈奴名奴婢為貲 姑建武時匈奴衰分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

水東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不與東部鮮卑同也 其種非一有大胡丁零羗雜處並本亡奴婢也 索虜 馬明叟寶實 錄宋齊梁陳

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為索虜北方指南為島夷唐李延壽傳宋書 索虜傳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

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晉初索頭種有部落數萬家在雲中惠帝末并州 刺史瀛公馬騰於晉陽為匈奴所圍索頭單于猗駝遣軍助騰懷帝永

嘉三年駝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鴈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縣 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為援乃上言盧兄駝有救騰之功舊勲宜錄請移五

縣民於新興以其地處之琨又表封盧為代郡公愍帝初又進盧為代王 增食常山郡其後盧國內大亂盧死子又幼弱部落分散盧孫什翼鞬勇

壯眾服附之號上洛公北有沙漠南據陰山眾數十萬其後為符堅所破 執還長安後聽北歸鞬死子開字涉珪代立先是鮮卑慕容垂借號中山

晉孝武大元二十一年垂死開率十萬騎圍 中山明年四月尅之遂王有中州自稱曰魏 虜 北史後梁至蕭瑄 國廢隋文以為柱

國琮嫁從妹於鉗耳氏。楊素曰：公帝王之族，何乃適妹鉗耳氏？琮曰：前已嫁妹於侯莫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氏，羗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琮曰：以羗異虜，未之前聞，素慙而止。

淘虜

資治通鑑昭宗景福元年，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

都將先擇其善者，餘則士卒分之，以是為常。將即亮翻。

點虜

宋名臣言行錄曹輔言：金使王灼以和為名，朝夕到關，恐謀國之臣

便以柔言軟語為敵真情，或至緩備，墮點虜計中，則前日之禍至矣。

二虜

馬明叟實賓錄後魏靈獻之間，烏桓、鮮卑、二虜迭盛，石槐

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蹋頓、凶、桀、公據遼西之土。又贊曰：二虜首施，我鞭北垂，道暢則訓，時薄先離。本傳：晉書劉琨在幽州，元帝轉為太尉侍中，并贈

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馘此二虜。二虜，劉聰、石勒。

三虜

東漢書祭彤傳：後漢建武中，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強盛，數入

塞，殺略吏人，拜祭彤遼東太守，攻破走之。彤以三虜連和、卒為邊害，乃降諭鮮卑，使擊匈奴。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

錢虜

東漢書馬援傳：援字文淵，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

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江州志：宋周士真，字道粹，瑞昌人。晉尚書僕射嵩之後也。輕財急義，嘗族人議析居，士真曰：男兒當自立，舉遺產一不受，遂自營殖。逾十年，家致千金。又曰：積貴能散，否則守錢虜爾。悉班昆弟故舊之貧者。東谷所見富家翁，守錢虜，抑又不足道也。名曰：享富貴，其實一俗子。孰若安分清閒之野叟哉。黃光大積善錄：人之養生，唯不可不足。若粗有餘，足以奉甘旨，供祭祀，養妻子，備伏臘，凶荒之外，夫復何用。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大厦千間，夜眠八尺，何必區區之勞心役已。未歲窮年，沮於殖貨利哉。夫如是者，乃一守錢虜，為兒孫作馬牛也。經鉏堂雜誌：羅漢頌，不結良因，與善緣，苦貪名利，日憂煎，豈知住世金銀寶，借汝閑看七十年。凡財積雖多，而用不到，即是看也。馬援謂之守錢虜。貧而造業，用又不到，閒看七十年，而為守錢虜，真愚也哉。

効首

虜

漢高韓信傳諸校効首虜，休皆賀。師古曰：効，致也。謂各致其所獲。

盜馬虜

續後漢書董卓傳：帝以謁者僕射皇

甫、鄴、涼州舊姓，且才辯，令和催記。鄴先詣記，記受詔命，詣催，催不奉詔，曰：我有討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輔清淨，天所知也。郭多盜馬虜爾，何敢欲

與吾等邪。販鹽虜

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二年。諫議大夫張濬。諭王敬武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

耳。注事見乾符二年。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

背國虜

北史陽平王傳。陽平王孫法僧。位益州刺史。將欲為逆。時

領主書兼舍人張文伯。奉使徐州。法僧謂曰。我欲與卿去。危就安。能從我否。文伯曰。安能弃孝義而從叛逆也。法僧將殺之。文伯罵曰。僕寧死見文

陵松栢。不能生作背國之虜。法僧殺之。

翩翩佳虜

晉書載記史臣曰。慕容威。翩翩濁世之佳虜也。

疑

兵破虜

經遠堂分門故事。廉范。字叔度。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自率士卒拒之。虜眾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

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躡藉。死者千餘人。由此

不敢復向雲中。偽和破虜

北史韓禽母弟洪。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劉隆等拒之。遇虜於恒

安。眾寡不敵。洪四面搏戰。身被重創。將士沮氣。虜悉眾圍之。天下如乘雨。洪偽與虜和。圍少懈。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大半。殺虜亦倍。

乘

勝破虜

新唐書契苾何力傳。貞觀九年。討吐谷渾薛萬均。為賊所包。契苾何力冒圍奮擊。虜披靡去。時吐谷渾王伏允在突

淪川。何力欲襲之。萬均懲前敗。以為不可。何力曰。賊無城郭。逐薦草。美水以為生。不乘其不虞。正恐鳥驚魚駭。後無以窺其巢穴。乃閱精騎千餘。直

擣其牙。斬首數千級。獲橐它馬牛羊二十餘萬。俘其妻子。伏允挺身免。有詔勞軍於太斗拔谷。萬均耻名出其下。乃排何力引功自名。何力不勝憤。

挺刀起將殺之。諸將勸止。

馳傳破虜

新唐書杜佑列傳。佑京兆萬年人。父希望。為代州都督。召還京師。對邊事。玄宗

才之。屬吐蕃攻勃律。勃律乞歸。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節度使。故拜希望鄯州都督。知留後。馳傳度隴。破烏莽眾。斬千餘級。進拔新城。振旅而還。擢

鴻臚

分兵破虜

新唐書常臯傳。臯為劍南西川節度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十三年。復雋州。吐蕃怨。完

壘。造舟謀擾邊。臯輒破卻之。自是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嬰。籠官馬定德。與大將舉落皆降。昆明管此二蠻。又內附。贊普怒。遂北掠靈朔。破麟州。以取

償焉。帝詔臯深入以撓虜。臯遣大將陳洎等。出三奇。崔克臣趨石門。無衣山。仇冕董振走維州。邢玘出黃崖。略棲鷄。老翁城。高倜。王英俊。繇峨。和清

溪道薄故松州。元膺出濕山。成溪臧守至道。黎嵩韋良金趨平夷。路惟明自靈關。夏陽攻逋。租偏松城。王有道涉大度河。陳孝陽率蠻苴那時等道。西瀘攻昆明。諾濟師無慮五萬。以八月悉出塞。十月大破吐蕃。拔其保鎮。捕候追奔。轉戰千里。遂圍維州。吐蕃釋靈朔兵。使論莽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節度大使。率雜虜十萬來救。師伏以待。虜乘勝深入。師譟而奮。虜大潰。生禽莽熱。獻諸朝。帝悅。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

間道破虜

新唐書史敬奉傳。敬奉。靈州人。事朔方軍為牙將。元和中。吐蕃數犯塞。敬奉白節度使杜叔良。

請兵三千。齎一月糧。深入虜地。分賊勢。叔良以二千兵予之。行十餘日。不聞問。皆謂已歿。敬奉乃由間道。繞出虜後。部落奔駭。因大破之。驅其餘眾於鮑蘆河。獲馬牛雜畜。迨萬數。賜實封五十戶。

乘冰破虜

新唐書王君奭傳。君奭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右羽林軍將

軍判涼州都督事。吐蕃首悉結邏。寇大斗拔谷。君奭聞其急。率秦州都督張景順。乘冰渡清海。襲破之。以功遷大將軍。封晉昌縣伯。拜其父壽為少府監。不聽事。君奭凱旋。玄宗宴君奭及妻夏於廣達樓。賜金帛。夏亦自以戰功。封武威郡夫人。

風雪破虜

王明清揮

塵錄唐牛奇章玄怪錄載。蕭至忠欲出獵。群獸求哀於山神。云當令滕六致雨。巽二起風。翌日風雪。蕭不復出郊。建炎中。金寇駐楚泗間。時張韓擁兵于高郵。虜誓于眾。整師大入。二將自料非其敵。深以為怯。將欲交鋒之際。風雪大作。虜眾辟易散走。損折甚多。因遂奏凱。范師厚直方滑稽之雄也。為參贊軍事。笑云。馬知張七韓五。乃得巽二勝六力邪。聞者為之閔堂。

易旗破虜

坦明故事。宋寶元中。仁宗年號。

党項犯塞。党項。虜人名。侵犯邊塞。時萬勝軍新募。萬勝軍。軍名也。其時新招募得。出戰多敗。出去戰。關多敗。狄青為將。狄青為將帥。一日盡取萬勝旗。一日萬勝軍之旗。付虎翼軍出戰。將旗付與虎翼軍。出與之戰。虜望其旗。易之。虜人望其軍旗號。以輕易忽之。全軍徑趨。全軍徑趨狄青軍中。為虎翼所破滅之。虜為虎翼軍所破敗。殆無遺類。殆幾無遺下其種類。

乘間破虜

元史李守賢傳。癸巳正月望夕。

金帥完顏延壽擊毬為嬉。守賢潛遣輕捷者數十人。緣崖蟻附。請滅以登。殺其守卒。遂大縱兵入破之。下令禁無抄掠。悉收餘眾以歸。

北虜

續後漢書北狄傳。和帝即位。南匈奴單于上書請討滅北虜。永元元年。遣征西將軍耿秉。車騎將軍竇憲。率南單于擊北虜。大

破之斬首虜二十餘萬人**通好北虜**

趙善璋自警編宋景德中朝廷始與北虜通好詔遣使將與北朝呼之王沂公

以為太重請止稱契丹本號可也

伏兵擊虜

資治通鑑高宗永隆元年裴行儉破

突厥詐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為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奔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

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邀殺獲殆盡

合兵擊虜

新唐書石雄傳會昌初回鶻入

寇連年掠雲朔牙五原塞下詔雄為天德防禦副使兼朔方刺史佐振武劉沔屯雲州沔召雄謀曰虜離散當掃除久矣國家以公主故不欲亟攻

我若徑趨其牙彼不及備必棄公主走我當迎主歸有我不捷吾則死之雄曰諾即選沙陀李國昌及契苾拓拔雜虜三千騎夜發馬邑旦登振武

城望之見虜車十餘乘從者朱碧衣謀者曰公主帳也雄潛使喻之曰天子取公主兵合第無動雄穴城夜出縱牛馬鼓譟直搗烏介帳可汗大駭

單騎走追至殺胡山斬首萬級獲馬牛羊不貲迎公主還進豐州防禦使

力戰沮虜

隋書達奚長儒傳長儒為上大

將軍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眾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為行軍總管率眾二千擊之過於周槃眾寡不敵軍中大

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為虜所衝突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鬪三日五兵咸盡士卒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

死傷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

舉烽給虜

隋書

長孫晟傳晟授開府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開皇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

雍閭大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長城下染干敗績殺其兄弟子姪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

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貳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

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

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眾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眾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授左勳衛驃騎將軍

據險邀虜

唐語林武德未平突厥至渭橋控絃四十萬太宗初親展政驛召李衛公問策時發諸州府軍未至長安

居人勝兵者不過數萬胡人精騎勝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

傾府庫邀其歸路帝從其言胡兵遂退於是據險邀虜虜奔老弱而遁獲

馬數百足金帛一無遺焉

丙夜擒虜 新唐書東夷高麗傳太宗討高麗敗高麗

聲曰園久突無點煙今鷄羸鳴必殺以饗士虜且夜

出詔嚴兵丙夜三更也虜數百人縱直類切而下悉禽之

縛殺叛虜 延壽惟莫離支未下太宗聞城中鷄羸

新唐書王方翼傳方翼徙庭州刺史永淳初十姓阿史那車薄啜叛方翼

引軍戰敗之俄而三姓咽麴兵十萬踵至方翼次熱海進戰所部雜虜謀

執方翼為內應方翼悉召會軍中厚賜以次出壁外縛之會大風雜金鼓

而號譟無聞者殺七千人即遣騎分道襲咽麴等皆驚潰引兵遁去禽首

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戎震服

彊弩射虜 新唐書吐蕃傳開元中大將悉末朗

四千射虜破之祁連城下斬副將

一上級五千首虜敗動而走山

嚴令威虜 資治通鑑唐代宗廣德元年回紇登

瓜州隴右節度使杜賓客以彊弩

請兵襲虜

新唐書王忠嗣傳忠嗣為代州別駕召還信

以其年少有復讎志詔不得特將萬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

子乃請精銳數百襲虜會贊普大酋閱武鬱標川其下欲還忠嗣不從提

刀略陣斬數千人獲羊馬萬計嵩上其功帝大

悅累迁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封清源縣男

單馬敗虜 新唐書

忠嗣傳忠嗣授左威衛郎將專知兵馬俄吐蕃大出欲取當新城晨壓官

軍陣眾不敵舉軍皆恐忠嗣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百人賊眾驚相蹂

軍彥翼掩

之虜大敗

塹石禦虜 新唐書烏承玘傳承玘為大僕卿奚渤海

大武藝與弟門藝戰國中門藝末詔與大

僕卿金思蘭發范陽新羅兵十萬討之無功武藝遣客刺門藝於東都引

兵至馬都山屠城邑承玘窒要路塹以大石亘四百里虜不得入於是流

里可汗歸國其部眾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陳鄭澤

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

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遣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

取死囚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

民得還。士少休。脫鎧而耕。歲省度支運錢。

以權勝虜

新唐書張守珪傳。守珪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督餘眾完故城。

版築方立。虜奄至。眾失色。守珪曰。創痍之餘。誰可矢石相礮。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

功

靖醜虜

唐柳宗元集南府君廟碑。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

睢陽之事。人徒知

登城

罵虜

五代史後唐沈斌傳。斌晉開運元年為祁州刺史。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過祁州。斌以謂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乏。可即以州

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刻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儲。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子誤計。陷于腥膻。忍以犬羊之眾。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為國死爾。不能効公所為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屬皆沒于虜。

志取讎虜

宋王性之默記

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所以東坡詩云。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蓋欲委滕公以天下之事也。一日語及北虜事。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為所奪。從人宮嬪盡陷沒。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瘡發云。蓋北虜乃

不共戴天之讎。反捐金繒數十萬。以事之為叔父。為人子孫。當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蓋已有取北虜大志。其後永樂靈州之敗。故鬱鬱不樂者尤甚。愴聖志之不就也。

梁上避虜

悅生隨抄。建炎當三祀。虜馬將飲江。於是天子幸明越。而隆祐

太后龍輿駐豫章。行臺從馬。時警報益亟。有郎官侯懋。李幾。凡三人者。每游戲城南隅。得故園林頗僻寂。私相謂曰。使虜一不可避。得相與匿于。是宜死生以之。未幾。行宮南邁倉卒。三人果不克奔。而虜騎已遽入矣。三人者得如約。共竄于林。因伏堂之巨梁上。夜則潛下取食。而還伏焉。累十數日矣。幸略無人足音。一旦忽多人咨至。三人但默伏梁之上。計此豈皆避虜者也。胡為而至哉。語未已。即有黑衣數十百人。繼來共坐于堂。命左右邏捕男女。無少長。悉以挺敲殺之。積尸旁午。向暮盡死。迺始去。當是時。三人者伏據于梁。愞愞然。向使一仰其首。見必死矣。黑衣既散。皆謂得免。况已昏夜。俄復望紅紗籠燭數十對。引導有主者數人。又至。亦坐于堂。即多群吏。攄索呼閱人姓名者。三人益懼。於此殆不得脫矣。及細下視之。則但見人可半身。頭面俱弗辨。迺知非人也。凡點閱死籍至多。輒悉呼其姓名。中間偶呼至一名。群吏爭報曰。不是類。如是凡有四。三人者皆能記憶也。

夜過半矣。事竟皆去。逮曉則四顧鳥雀不聞人聲。知虜已洗城而遁矣。即於亂尸中。偶有呻吟聲。三人共詢其名。迺夜來郡吏所謂不是四人。今悉復活矣。異哉。吾得於宋高州宋高州。復活矣。異哉。吾得於宋高州宋高州。得於侯懋懋等皆顯官。宜不妄云。

決淮灌虜

雲麓漫抄紹興甲寅乙卯間劉

麟導虜南侵。時車駕駐平江。有趙九齡者策士也。請決淮西水以灌虜營。朝廷不能用。已而韓世忠得虜酋約戰。書曰。聞江南欲決淮西水。以浸吾軍。書到之明日。虜實退師。當時但以爲却敵之功。殊不知九齡之力爲多。

迎敵斬虜

宋名臣言行錄岳飛從劉浩解

東京圍。迎敵兵。斬虜滑州南。虜兵至。飛迎斬其將。虜大敗。斬首數千級。得馬數百疋。采石。以二十艘渡兵。陳淬請伏兵俟其旋濟。旋獲杜充不從。金兵遂犯板橋。諸軍皆潰。淬獨與戰。勢窮力盡。據胡床大罵。刃交於背。而色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焉。

移家避虜

朱子語類逆虜臨江。朝臣震怖。各津送其家屬他走。北虜騎退。家在都城者惟左相

陳魯公。康伯。黃端明尚書。名中。邵武人。時爲左。爾高宗懲維揚之禍。故百官般家者皆不問。

繕城備虜

宋名臣言

行錄宋馬知節監博州兵馬。時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科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募人劫虜。宋名臣言行錄劉錡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乃去。夜劫虜寨。是夕天欲雨。電光所燭。見辮髮者。殲之甚衆。

掃清醜虜

宋曹彥約昌谷集上宣撫吳待制劄子。所幸大賢鼎來。旦更素辱知遇。必能掃清醜虜。庇庶

後進。詬叱金虜。宋史忠義傳郭贊汝陽縣丞也。金虜陷城。贊獨朝服詬叱不肯降。遂見殺。

一掃

金虜。張氏可書張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每日虜人猖獗。當一掃之。有坐客曰。不知用條箒。唯復用掃箒。浚默然。

漢唐

御虜。北邊備對漢文後二年遺匈奴書曰。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令受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

衣食。父子母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夫高帝此約。非不明備。而文帝出此文告。非不深至。然而文景已前。匈奴時時犯約。無畏也。頡利既禽。太宗使突厥族人李思摩。歸統頡利故部。思摩畏薛延陀強。不敢出塞。太宗賜延陀書曰。舉碯以北。延陀主之。其南突厥保之。各守境而無相鈔犯。有負約

者我自以兵誅之。太宗之約與高帝之約大抵相似。而高帝僅自保境。匈奴猶不遵服。太宗則越境指麾兩虜。兩虜皆不敢違。以是思之。德柔中國刑威四夷。其施各有宜矣。

素服弔虜

唐書郭元振傳。元振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盛強。

款塞願和。元振即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卧營為不疑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虜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揚言迎衛。進至其帳。脩弔贈禮。哭甚哀。為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五千。免胄示虜。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制詔元振為金山道行軍大總管。

免胄示虜

新唐書薛仁貴傳。仁貴為鷄林道總管。復生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乃召見。拜瓜州長史。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為誰。曰薛仁貴。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牛馬稱是。

單騎見虜

新唐書郭子儀傳。僕固懷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羗。渾。奴。刺。三

十萬。掠涇邠。躡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魏楚玉。陳回光。朱元琮。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恠問。是謂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即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來。公今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彼欺我乎。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慙。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公云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眾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虜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亡忠誼。而至是邪。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甥國。無負而來。棄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若俛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繼好。不兩善乎。會懷恩暴死。群虜無所統一。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眾追躡。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於靈臺西原。斬級五萬。俘萬人。盡得所掠。士女牛羊馬橐駝。不可勝計。遂自涇陽來朝。加實封二百戶。還河中。

宋文鑑郭子儀單騎見虜賦。汾陽征虜歷以至誠。秦觀。回紇入寇。汾陽出征。何單騎以見虜。蓋臨戎而示情。匹馬雄趨。方傳呼而免胄。諸羗駭。矚俄下拜以投兵。方其唐祚中微。胡塵內侮。承范陽猖獗之亂。值永泰因循之主。金繒不足以塞其貪嗜。鎧仗不足以止其攘取。雲屯三輔。但分諸將之兵。烏合萬群。難破重圍之虜。子儀乃外弛嚴備。中輸至誠。氣干霄而直上。身按轡以徐行。於是露刃者膽喪。控弦者骨驚。謂令公尚臨於金華。想可汗未厭於寰瀛。頓釋前憾。來尋舊盟。彼何人斯。忽去幢幡之盛。果吾父也。敢論戈甲之精。豈非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遭彼虜之悍勁。屬我師之困乏。校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所以徹衛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鏖邪之銳。而勢有太山之壓。據鞍以出。若乘擒虎之驄。失仗而驚。如棄華元之甲。金石至堅也。以誠可動。天地至大也。以誠可聞。矧爾熊羆之屬。困乎蛇豕之羣。於是時也。將乘驕而必敗。兵不戢則將焚。惟有明信。乃成茂勳。吐蕃由是而引歸。師殲靈夏。僕固於馬而暴卒。禍息并汾。非不知猛虎無助也。受侮於狐狸。神龍失水也。見侵於螻蟻。曷為鋒鏑之交。下遽遺紀綱。而不以蓋念至威。無恃於張皇。大智不資於詭詭。遠同光武。輕行銅馬之營。近類曹成。獨造國良之壘。向若怨結不

解禍連未央。養威嚴於將軍之幕。角技巧於勇士之場。攻且攻。弓天變色。戰復戰。弓星動芒。如此則雖驍雄而必弊。顧創病以何長。符秦夸南伐之師。坐投淝水。新室恃北來之衆。立潰昆陽。固知精擊刺者。非為將之良。敢殺伐者。非用兵之至。况德善之身積。宜福祥之天畀。故中書二十四考馬。由此。輕騎慰虜。新唐書張說傳。朔方軍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而致。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

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効死秋。開門待虜。資治通鑑。唐代宗廣德元年。吐蕃也。由是九姓遂安。還至鳳翔。節度使孫志真。閉城拒

守。吐蕃圍之數日。鎮西節度使馬璘。聞車駕幸陝。將精騎千餘。自河西入赴難。轉鬪至鳳翔。值吐蕃圍城。璘帥衆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背城出戰。單騎先士卒。奮擊俘斬千計。而歸。明日虜復逼城。請戰。璘開棘門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居於原會成渭之地。

推誠待虜

資治通鑑。唐貞元二年閏月。清水會盟。使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

言於上曰。歲不欲盟好之成。故戒城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城。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猜貳。以沮虜情。**貸**

粟賑虜

新唐書李德裕傳。德裕再拜司空。回鶻自開成時為黠憂斯所破。會昌後。烏介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大飢。以弱

口重器。易粟於邊。退渾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奏。德裕曰。回鶻於國常有功。以窮來歸。未輒擾邊。遽伐之。非漢宣帝待呼韓之義。不如與之食。以待其變。陳夷行曰。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走。雜虜之常態。孰肯為國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勁虜。無不敗。請詔田牟無聽諸戎計。帝於是貸粟三萬斛。會盟。沒斯殺赤心以降。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勢窮。**不戰降虜**新唐書李勣傳。太宗貞觀三年。勣為通漢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齊薄之。不戰縛虜矣。靖大喜。以與已合。於是意決。靖率眾夜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勣前屯磧口。不得度。由是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勣。詔拜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

沮功斬降虜

婁伯

高好還集唐裴炎拜侍中。受詔輔中宗。中宗欲以后父帝元貞為侍中。乳媪子為五品官。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朕以國與元貞。豈不可。何惜侍中。炎懼。因與武后謀廢中宗。立豫王。及武后持政自肆。謀乘后出。執后還政。天子會徐敬業興兵。炎曰。今若復辟。不討而解。遂斬于都亭驛。初裴行儉破突厥有功。炎沮薄之。乃斬降虜。伏念等五十人。議者恨其媚刻。使國家失信四夷。以為陰禍。有知云。**叛晉降虜**五代

史晉杜仲威傳。重威有異志。而糧道隔絕。乃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悅。許以中國與重威為帝。重威信以為然。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虜。諸將愕然。以上將先降。乃皆聽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于柵外。軍士猶喜躍。以為決戰。重威告以糧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振原野。

死不降虜

宋楊誠齋集宋忠襄公楊公行狀。先是公刺血書襟曰。吾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虜人初不知也。

志不忘虜

韓元吉登對錄元吉曰。臣願陛下志不忘虜。常

明日復引公出南門。問公意如何。荅曰。直不能降虜爾。**釋遣俘虜**廣州府南海志元呂如當宁受書之時。責勵群臣。俾不忘虜。常如虜使在廷之際。上聳然嘆曰。好議論。

怒字仁卿。至元十八年任廣東道宣慰副使。下車之初。寇盜為梗。嘯山腥海。時調兵四出。俘虜者多。公於其間。力為分揀。遣而歸。其得釋者莫不感戴。

名重夷虜

雲谷雜紀韓魏公名德。為夷虜所重。韓魏公之子忠彥。聘遼。虜主知其為公子。問嘗使南朝者。形貌肖韓

相公否。皆曰然。遂圖忠彥之象。靖康間。女真犯河南。所過蕭然。入相州。傳孝寺。見公畫象。下馬羅拜。秋毫不犯而去。又覓公墓拜謁而退。身後名德。猶為夷虜所重如此。昔所未聞也。圖忠彥象。見樂成挽魏公詩。注。拜畫象。及謁墓。見韓子蒼魏公畫贊。及周子芝長短歌。

老病

使虜

張芸叟雜紀元祐末。宇文昌齡報聘契丹。皇城使張璪。價馬。張璪。益甚。昌齡頗患之。禁從者。毋供。璪怒罵。不久果病。噤不納粥藥。至十許日。一行。病之既而。三病三息。竟安。還復命。登對進前。上面哂之。退語近臣。張璪生還。奈何。詣都堂。諸公大笑。昌齡曰。直被他害殺。每夜使人防視。若有箇好惡。只是自家不了。至其家。婦孫毗睨。阿翁貶眼地。又却來也。

奉使留虜

王明清揮麈錄朱弁字少張。徽

州人。學文頗工。早歲漂泊游京洛間。晁以道為學官。于朝一見喜之。歸以從女。弁以啓謝之云。事其大夫賢者。以其兄子妻之。又以李虛中之術。較量休咎。游公卿間。六飛在維揚。有薦之者。授宣武郎。閣門宣贊舍人。副王正道。倫出疆。被拘在朝廷。因正道之歸。賫表于上云。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飛雪霰。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上覽之感。愴厚。卹其家。留旬奴。凡十九年。紹興壬戌。始與洪光弼。張才彥。俱南歸。易宣教郎。直秘閣。主

嚴家無格虜

史記李斯傳。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索隱曰。

格。強悍也。虜。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悍奴僕也。

母為虜

漢書呂后。因戚夫人。永巷。髡鉗。令春。戚夫人歌曰。子為王。母為

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呂后聞之大怒。乃召趙王。鳩死。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目。熏耳。飲瘖藥。使居窟室中。名曰人彘。

威光震虜

唐李衛公集紀聖功碑。故能神機。獨照。伐未兆之謀。威光遠震。制不羈

卑之為虜

尚意譬喻論策。視上為貴。賤章。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

吞日中虜

宋王黃洲小畜集賀大使啓 吞日中虜覆

泰山如眇秋毫笑鞞上鷹翻東海以注熒燭

才戲盧元明日卿生男則為虜配馬則成驢詳驢

生男夢虜

晉書索充夢虜脫上衣索統曰虜字去上男也當生男

生男為虜

北史北齊徐之

詩文

北邊備對北狄者大王之獯粥宣王之獫狁幽王之犬戎齊威公之山戎也為其居四夷之北故總名北狄也至戰國遂有林

胡居于晉北又有東胡居于燕北皆狄也服虔曰東胡烏桓之先也後為鮮卑至漢初東胡遂為冒頓所并而冒頓國于東胡之西即漢世之匈奴也漢史之叙狄事自秦已前皆命為犬戎而史記李牧傳已有匈奴之名則狄人立匈奴以為國號其已久矣若以時世求之則蒙恬所卻之胡其酋長即頭曼是已故漢史曰頭曼不勝秦而北徙十有餘年也頭曼者冒頓之父也頭曼之時已稱單于後又增稱攬犁孤塗單于史著其義曰攬犁者天也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自秦至漢在北最强者惟此一族他虜雖盛莫之與京也後魏之世蠕蠕社倫始改稱單于為可汗可汗者其擬則皇帝也故唐高宗曰今之可汗古單于也突厥也者本匈奴之北部居金山之陽以鐵工役屬蠕蠕已而益大遂改稱突厥突

厥者兜牟也以兜牟名國明其肇迹於兵也唐初頡利大盛所據之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地正與華夏對立而力亦相抗故楊雄之論匈奴曰三垂比之遠矣信哉其強常過諸夷也若夫元魏拓拔本亦北虜其勢既盛乃能竊用中國禮樂盜居中國郡縣不容列為偏北之虜唐自突厥以外其疆大能與中國抗力者薛延陀回紇沙陀吐谷渾四種最大若吐蕃雖嘗侵入北境其實西戎也張魏公奏議秦虜情及備禦利害狀臣聞山東警報曉夕深思未見虜人大舉之意臣竊惟世忠進兵淮上號稱十萬劉豫父子勢已窘蹙必多遣僞使求援於虜向使虜之大兵外示衰弱養銳不動秋高馬肥一舉而至淮甸是為可憂然其勢亦須再調生兵簽發百姓方敢深入何則去歲失意而去人心離怨苟非增益重兵安肯輒至也今我師自屯淮楚偽地騷然修城郭起丁役設馬柵運糧餉蓋劉豫欲以安其民人使無背叛之心凡此皆臣之所樂聞而深喜者比又報虜之大兵已至沂州臣所未喻借使有之豈不為我之利乎夫盛夏興師中國所難夷狄為之其失多矣虜之所恃者馬方此大暑不獲休養則秋冬安可復用此一利也虜以騎射為能當夏之時筋膠解緩豈能害物此二利也北人性不能熱堅甲重兵皆非所用之時此三利也為我之計正當

休兵持重。日爲過淮聲勢。困弊其人。仰惟陛下聖筭神機。必有所處。臣愚無識知。豈能測度。姑叙所見。恐或有補。聖慮萬一。區區僭冒。伏幸睿照。又回奏虜情。并遣使利害狀。臣今月十八日。伏准御筆處分。臣不勝感懼之至。臣契勘朝廷始差盧仲賢出境。人情上下。已自疑惑。臣職在疆場。所當振作將士。日夜奮厲。以守以備。近仲賢等回。泄漏非一。歸正等人。往往口語相向。各有攜心。而三軍之氣。亦復怠弛。臣遂從宜出榜彈壓。姑爲虛聲。以疑敵人。以鼓士氣。即不曾移文北界。况當今日之事。在我實計。正當清野堅壁。坐俟其弊。不戰以困之。亦安用敢爲決戰之舉也。茲獨兵家虛聲耳。前日恭奉聖訓。察見肺腑。不勝幸甚。茲蒙訓諭。臣再三審思。虜之不來。非愛我也。蓋其勢未能便舉。今一切示之以弱。恐反生彼虜窺伺之心。別致侵侮。借欲通書。尤難商量。又不知聖意以爲如何。臣近累論秦虜事。數日來。伏聞朝廷遣使甚急。思慮反復。實不遑寧。伏乞聖慈。更賜訓諭。不勝幸甚。伏念臣頃居謫籍。幾二十年。流離困苦。加以憂患。狼狽萬狀。所以愛養此身。不敢即死。亦以臣子大義。負不戴天之深讎。終幸一朝得伸素志。瞑目無憾。幸遇皇帝陛下。龍飛之始。英武之奮發。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心。臣是以敢受任而不辭。惟臣知人不明。宿州之役。雖未成功。而虜之

傷殺過當。心實憚我。今將士上下人情。日以振作。而虜寇作於內。師老於外。少稽時月。形勢畢見。載惟此虜。若勢力有餘。內無掣肘。則秋冬之交。必引兵長驅要我。以和。何求不成。而乃遣書約期。勢實內弱。其狀甚露。縱令敢以偏師深入。自淮西來。爲我則利。在彼非福。蓋三百里之內。野無芻粟。扼以不戰。又何能爲此急急也。伏惟聖慈。必賜洞照。重念臣衰老多病。所見所爲。迂闊寡合。自度賦分單薄。無以勝任國事。方欲俟歲晚力求休退。惟臣所愛者陛下之聖德。聞於天下。有可爲之時。臣所憂者夷狄之姦計。得以肆行。而達官貴人。畏懦苟且。循致誤國。不然。臣年餘幾何。豈不欲姑就安逸。以畢此身。而固爲異同於今日也。惟陛下鑒察。不勝幸甚。貼黃。臣契勘今歲虜以宿州之事勢。當舉兵大入。以示威強。用快其志。賴陛下威靈。將士各肯出力。臣早夜訓教。守備粗嚴。深秋暨冬。初無一事。向若虜不貽我以書。則守備固自若也。不幸因虜以一介持書慢我。而朝廷忽遽遣使。自招紛紛。緣此人情。內外各不懷安。其於國體所係甚大。以至上貽聖慮。事蓋有自。惟此虜若必欲來犯我。雖懇請百拜。有不可遏。如其不能來。何由可動。况幸寇讎之不我侵。徒爲懇免苟安之計。臣之所未諭也。伏幸睿照。臣竊惟今日之事。所係國家公議。乞以臣章集侍從臺諫廷論之。

卒歸於當。無愧天理。不勝幸甚。又論虜情及備禦事宜狀。臣伏奉親筆處分。臣已恭悉聖訓。臣契勘自來虜人調發大軍。必用秋季之月。蓋亦須俟秋成既畢。方可調發車牛。應副差使。今醜虜於此時。不能進攻海泗。脅我以和。乃遣介持書。生邀實利。其奸計畢露。事理甚明。况自八月以來。新益僉軍數萬人。坐食累月。糧草安得相繼。前年以十餘萬人攻圍海州。在三四月間。正欲乘春草滋生。為久屯計。頓兵城下。四十餘日。竟以糧運艱難。兼海之為州四壁。皆沮洳之地。騎兵非便。將議班師。張子蓋一擊破之。人馬之陷。沒以數千。計傷敗亦萬餘人。今焚草已久。春雨荐作。為虜之計。似難施設。而魏勝任旺諸軍。帶甲七千餘人。魏勝忠義軍。可及五千人。其家屬多在鎮江。此皆必死必守之兵。縱使冒昧而來。亦未易以旬月攻取也。城中有半歲之糧。足可支吾。臣愚意以為虜若犯海州。臣當駐楚州。措置若犯泗州。臣當駐盱眙。措置若犯海州。臣當駐楚州。有浮橋可以渡兵。虎視其外。與城中相表裏。晝驚夜劫。不出旬日。破賊無疑。臣竊料此賊。未敢輕為此舉也。環海泗三百里之地。糧草皆無。糧尚可致。草何所出。况春雨不時。三日之雨。便可困弊其眾。如果為之。夫算多矣。至於淮西衝突之弊。非一二萬騎。安肯輕來。非惟糧草之艱。又將何所取。

利。且在彼國所虞不一。前出後空。寇盜隨起。蕃漢作亂。前日逆亮之事。鑑固不遠也。劉寶臣已恭依昨日聖旨。令密帶騎兵前去盱眙。劉閻德陳敏聞已漸各安愈。今泗州守兵近二萬人。守固有餘。而我之援兵。近在三百里內。足可照應。措置臣早來約與湯思退待班。嘗畧說大槩。其餘俟臣來日面奏。又回奏虜情及遣使事宜狀。臣今月五日辰時。伏奉御筆處分。謹已祇稟聖訓。臣累具奏。謂虜人力強則來。力弱則止。初不在夫和與不和之間。而以今日事勢論之。斷不能竭國大舉。其理明甚。偽元帥以書來。必其國中掣肘之事甚多。而又簽軍憚於遠行。率多逃叛。虜為此策。不為無謀。一以款我。使無侵軼之虞。二以彈壓其民。使無變亂之志。當為好辭款之。未須指定與決。第令使人隨機酬答。請更歸稟於朝。而益治在我。徐觀其形勢於後日耳。况是不出來春。事機盡見。臣私憂過慮。切恐儒生之論。不知大計。特為真和。曾不知三數年後。戎馬日蕃。千萬為群。分臨邊境。彼之人心益定。我之將士解體。方是時。何以支吾。臣近已因張說之還。令其面奏。惟望陛下默識此理。御之以權。俟至來春。當見情實。別為裁處。臣之愚見。今日大害正在內治不立。人多懷私。只務謀身。不思為國。軍民之弊。漠不加意。不求此而區區於末。恐無益也。所遣盧仲賢薄有口。

辯。但恐於忠信或虧。今雖無及。不敢不以奏知。俟其回歸。及邊事稍定。臣欲一至行關。更叙悃悞。退歸山林。瞑目無憾。伏取進止。貼黃臣近據淮西探報。已節次聞奏去訖。目今虜人雖未有端的動息。而秋氣已深。備禦不可不謹。臣除已節次調撥屯駐外。伏乞睿照。又奏虜情及戰守事宜狀。臣近者竊聞朝廷以莫將等南歸。遣劉光遠曹勲持書至大金軍前。仰惟聖智高妙。洞察虜情。更遣信使詳觀其變。初非臣思慮所能及也。竊惟宣和靖康之際。虜使不絕于道。如王雲李若水輩。皆信其說。逮至圍城中。使者踵至。猶議前議。今日之事。則有異此。我方整齊六師。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姑命使人嘗試其意。黃緣考究。必見事實。天下幸甚。臣妄慮虜人始知淮楚有釁。力破此軍。以張聲勢。陛下首伐其謀。故遲留泗上。更審事機。臣恐春草滋茂。必有所向。而荆襄岳鄂上流最為重地。敢冀聖慮先及。委任將帥。有決戰決守之計。即制命在我。中原可圖。異時虜兵一動。便當止絕使命。恐傷士氣。臣識見淺短。曷足以仰補聖慮萬一。區區憂國過計。敢展所見。仰惟特寬斧鉞之誅。不勝幸甚。又奏虜中事宜狀。臣得吳璘九月初十日德順軍發來書。謹繳連進呈。璘書中畧無怵迫之意。必是見得虜兵的確次第。伏惟聖慈。少寬憂顧。近日據所遣探事人歸言。自燕

山以來。緣蝗蟲為害。物價極貴。雖簽軍及摘那人馬。向西南來。別未見大舉動息。臣仰奉聖訓。晝夜悉心措置。不敢少忽。伏乞睿照。又奏虜中事宜狀。臣近據曲端中契丹大石林牙。自招州遣人持國書赴朝廷。為夏人截留。有元送文字。漢兒走透。過涇源供析到上件事理。及陝西諸路遣去河東探事使臣。報到事宜。其間多說金人軍馬。那回嶺北。河東紅巾。占據州縣等事。得於傳報。未敢為實。臣除已分遣信實人。深入虜界。體探的確。別具奏聞。河東義兵首領李宋臣等。率眾拒捍金賊。累年忠義可尚。臣書填告命。問道遣人給付。不惟可以激厲兩河忠義人心。亦欲觀其事力。結約舉事。今來已是防秋。虜情難測。尤宜過為隄備。除已經畫戰守應援之策。專遣屬官便道前去。與陝西諸路帥計議外。臣取今月十四日起離襄陽。計程中冬可至熙秦路。謹具。知。三年九月上。時公在襄陽。車駕以十月六日至平江府。又奏。乞令使人諭及虜中事宜狀。臣竊慮使人洪邁等。非晚回程入界。欲於鎮江府少駐旬日。彈壓邊境。以俟其至。兼臣誤蒙任使。所有使指。理合備知。伏乞聖慈。特降睿旨。令洪邁張掄盡以虜中商量曲折。聞見事宜。密以諭臣。庶得以展盡萬一。更乞聖裁。又奏虜犯金州攻禦事宜狀。臣契勘金賊偽皇弟郎君撒離喝。及叛賊劉豫。弟

偽大王劉益於十二月初復聚河東燕山陝西僉軍及金賊正甲軍等侵犯金州臣已指揮同都統制王彥先次盡行清野外堅壁不戰使之困弊俟賊頭回首尾襲擊以取全勝兼節次調發本司正甲軍三萬餘人差都統制吳玠於金洋州界首屯駐以備大戰伏乞睿照 貼黃臣契勘金賊自長安聚兵深入至金州約一千里糧道甚艱緣諸將堅壁不與接戰已見困弊伏乞睿照臣契勘金賊分數頭項侵犯川蜀其熙秦一帶係是輕兵先緣闡師古於熙河擊散甲軍二千餘人僉軍一萬餘人節次秦鳳路統領鄭師正於伏羌城又擊散叛賊李彥琦軍三千餘人金賊甲軍一千餘人見今岷秦一帶別無賊馬所有鳳翔和尚原及隴州一帶見委節制郭浩總管吳玠統制雷仲等駐兵捍禦可保無虞伏乞睿照臣契勘虜人近緣俞都反叛誅殺契丹漢兒首領八十餘人慮人心離異遂糾合大兵以求決戰今所犯金州賊馬正甲軍約一萬餘人僉軍二萬餘人馬一萬五千餘騎臣見措置斷絕糧道堅壁自守待其困弊以取全勝其長安諸路更無賊馬重兵臣止候捍退前項賊馬或憑伏天威遂致破滅賊勢可以畢見即條具合行措置事務奏陳伏乞睿照 又奏淮南備虜事宜狀 臣契勘自到關陝以來前後累獲近上首領及偽皇親等厚加待遇詢

問虜情頗得事實皆稱金賊用兵深入重地利在速進揀選正女真充精銳甲軍先遣三四千人多帶弓矢倍養副馬探知本朝大軍所聚去處急戰衝擊臨以弓矢必致潰敗因此千里之內鄉村居民悉皆驚移本朝雖有精銳甲軍在後既聞居民驚移往往軍心搖動望風奔走金人每遇驚移人民止逼令四散更不殺戮前後所說並同臣伏觀朝廷見出兵措置淮南等路臣出使在外即未知廟算規畫次第尚慮所遣兵將弓矢器甲未至堅備或有新收烏合之衆不堪破敵萬一金賊知朝廷兵馬在近分遣精銳先至驚亂即江南軍民不無動搖臣愚欲乞朝廷特賜講究令淮南一帶小作頭項各據險地爲堅壁清野之計以保軍民家屬賊衆之來勿與接戰使之自困若團聚大軍止作一處竊慮以戰則未能當虜人之鋒以守則必有糧食闕絕之患如使至期那退必致搖動人情緣今來利害所繫甚大臣除未知朝廷措置事理的實外苟有所見不敢緘默臣無任激切之至取進止 貼黃臣契勘今來朝廷所遣軍馬慮有旋行招收烏合之衆萬一遇敵恐致奔潰因而搖動江南軍民之情以臣所見恐可止於淮南東西選擇地利安置山寨或水寨據險保聚分駐人馬爲清野自保之計或移那近裏守固險要淮南量留軍馬以爲斥候更乞聖慈深

賜熟議施行。臣契勘今賊凡用兵多選正女真精銳甲軍以爲先鋒。唯務
弓矢最多。每人帶箭不下三百隻。深恐朝廷軍馬弓矢未備。緩急遇敵。別
致誤事。欲望睿慈更賜詳酌施行。臣契勘今來賊虜之情。緣鳳翔大敗之
後。勢必增兵西來。未能窺伺江南。竊慮今來淮南去賊差近。恐致探知。分
遣精銳人馬。因循引惹深入。欲望朝廷令淮南速爲清野堅壁之計。蓄藏
鋒銳。以待機會。臣出使在遠。無緣備知措置始末。區區憂國之心。實爲過
計。僭越狂妄之罪。臣不敢逃。伏乞睿照。又論虜情及招納歸附事狀。
臣今月十七日未時。伏准御筆處分。臣已一一遵稟外。臣竊惟女真之於
契丹。事不兩立。勝則疑其人。敗則疑其人。女真之心。固可度也。異時其勢
必至於交相攻滅。而後已。昨緣八月末。女真獲一戰之勝。契丹雖歛退。而
士馬土地。無因一旦剪除。今其揭示於邊。以詔不以赦。容有欺僞於其間。
俟臣更得實報。續具奏稟。海州投來人。聞僞招討人才。頗亦桀黠。俟到建
康。恭依聖訓。津發近上頭領等。及參酌官賞。請給之宜。取自聖裁。蕭宇果
有歸意。嘗亦密遣人至臣所。緣千戶以它事謀泄。遂追宇歸燕北。今尚聞
託疾于兩京。臣三次遣人皆未有回者。築塢屢具聞奏。伏蒙聖慈。俯賜鑒
察。不勝幸甚。招集強壯。在今日最爲急務。諸軍軍額。子細核實。虛數不至

甚多。而息兵歲久。帶甲之士。比之向來。才三之二。須招填復舊。庶幾它日
國勢以強。惟是支費稍大。匱乏是憂。然而有兵。斯可以保民。有民。斯可以
有財。又不得不權緩急。輕重于其間。事之輕重。較然可見。伏望聖慈。更賜
睿照。取進止。又奏虜情及遣王展間諜事狀。臣伏准尚書省樞密院
劄子。坐奉聖旨。臣已恭依處分。施行外。臣竊惟虜人於我有不戴天之讎。
挾詐肆欺。不遺餘力。自宣和靖康以來。專以和議。撓亂國家。反覆詭秘。畧
無一實。今復敗盟如此。而朝廷尚蹈覆轍。號爲信義。恐生兵釁。臣所未諭。
惟疆場之事。信詐相半。而事有不可不爲者。蓋欲使之內懷掣肘。中有疑
心。不敢專向淮甸耳。朝廷比來遣李坤等數輩。深入虜庭。密行結約。何獨
於王展却爲生事。昔宋襄公不重傷。不禽二毛。取謂君子。今日獻議者之
意。大或類之。伏望聖慈。留臣所奏。更不降出。只乞出自聖裁。持賜處分。付
臣遵守。如睿意別有所主。乞伏宣諭。使之盡思。以求其正。伏取聖旨。又
奏虜情及遣發舟師事狀。臣今月初四日早。伏奉御筆處分。臣已恭稟
詔旨。臣契勘虜人聚兵轉糧。已兩月餘。初揭榜必復舊地。而泗上之寇。爲
重。今遲回不進。豈謂無因。臣惟精選間探。勉勞將士。日夜嚴備。不敢輕忽。
然虜之人情。亦可槩見。人心厭兵。各欲休息。獨用事羣首。以力脅逼。陷之

死地。瓦解之勢。固自不遠。仰惟陛下。權輕重。緩急之宜。力革宿弊。斷然有為。誠動于中。德施於外。顧何事而不濟哉。臣衰老力疲。每恐不足以副陛下委任。拳拳之意。空勤朝夕。臣欲於此月中旬。至鎮江。遣發舟師。至東海縣。屯泊。更看機會。是時邊警無他。欲望特降處分。許臣趨行。闕奏事。臣無任悚懼。俟命之至。又次鄂州。奏虜情。并乞善撫將士狀。臣恭聞除命。不敢辭難。次日携二子。臣棫。臣杓。即就道。於十一月十七日抵純州。是日得雪。江風少息。尋顧舟東下。於二十二日抵鄂州。先是上流及潭湘一帶。傳聞不實。致有驚疑。見臣父子同行。人情稍定。襄漢諸軍。見與虜人相拒。虜人正兵約近二萬人。簽軍數萬。所簽軍各生離心。日有策馬來歸者。經此時雪。馬草難致。必懷恚望。臣竊坐想淮南事體。與襄漢畧同。願陛下內撫百姓。外撫將士。官爵犒賞。固不可濫。要滿其心。戒敕諸將。以守為主。事有機會。進退遲速。勿制于中。少寬聖心。終成大業。臣年老久病。豈堪聞寄。適丁多事。義當効節。星夜疾馳。恨無羽翼。可以即至。來春事勢稍定。即乞致祿歸守墳墓。以畢餘生。惟是不識去就。輒議軍國大事。謗讟之起。恐不可測。伏望陛下。察臣之心。終賜保全。臣無任懇禱。激切之至。貼黃。臣將來到建康。新任所有本路屯駐軍馬。合與不合。許臣同共商量措置。本路

控扼利害至大。臣與諸師均任其責。理合取自聖裁。伏乞特降睿旨施行。又奏虜情狀。臣自遵陸行。備聞江上動息。竊料目今事勢稍定。惟不當速圖近功。蓋軍事尚謀。以戰為後。伏惟聖慮高明。必有所處。臣言借越不勝恐懼。臣過慮虜人不得逞志於長江。或恐狂憤未息。致有侵犯它處。見聞所及。不敢不以上瀆聖聰。伏乞聖慈。恕其冒昧之罪。不勝幸甚。又奏虜情狀。臣今月初四日午時。准御筆處分。臣已條列別具數奏。臣近在鎮江。詢問歸使。恐虜人決無歸我河南之意。蓋彼方恃強彈壓諸國。豈肯輕棄土地。自為迫蹙。今日之事。惟陛下勤修德政。寢食之間。無忘此讎。上慰天心。下從民欲。密圖大計。以和款之。使既不遣。和亦虛名。伏惟聖慈。更賜睿裁。事有可否。伏乞特降訓諭。容臣精思遵守。取進止。又奏虜情狀。臣今月十四日。准御前金字牌遞降。付臣宰執劄子一件。臣竊惟虜自逆亮背盟。旋致隕命。繼而葛王新立之後。通問朝廷。每以舊禮舊疆。與夫歲幣為辭。朝廷蓋嘗兩遣使人矣。一至其國。議其不合而還。一至境上。拒而不納。其說惟堅執此三事。去冬移辭三省。頗厲。後又報書宣司。雖若於舊禮稍緩。而意猶前也。今彼一旦先貽我書。不復更及舊禮。止言舊疆。歲幣而已。臣以此知其厭兵。有欲就議之意矣。雖然。虜情狡而難測。誠如

朝廷所慮。臣料使人之回。不出二端。或即以兵臨境。肆為彊辭。脅我使從。其欲。或其國中多事。士馬未集。則姑示悠悠往復之論。反以款我。朝廷於此。正當勿怒。其師勿墮。其計長慮。却顧為國家福。想必預有定論。處此矣。臣受任江淮。惟當過為之備。堅壁清野。糾率諸將。圖所以困之。弊之之計。不敢少忽。若謂能如逆亮時。糾合諸國。直臨大江。其在今日。恐亦事力未能至此也。伏乞睿照。又回奏虜情狀。臣於七月十二日。伏奉四月初七日詔書。聖旨丁寧。反覆開諭。雖父祖之訓。子孫不過如此。臣伏讀再四。感泣交并。自念罪大。無所逃於天地間。陛下且洗其過愆。責以後効。在臣區區。何以論報。惟當展盡少荅恩私。除見今虜人動息。及臣措置次第。臣已親書始末節次。具奏去訖。契勘金賊。自四月末。前軍烏魯都統等。回師鳳翔。緣吳玠於五月初七初八初九三日之間。連獲四捷。遲留山谷。凡一月餘。人馬死亡。十之五六。更不敢經由吳玠所駐軍前後。自間道趨秦隴一帶。歇泊。其大軍因此。只留陝西諸路。近又因慶陽獲捷。虜鋒甚挫。恐未有東向之意。臣已恭依聖訓。駐兵保險。講武積粟。相時而動。於階成鳳州。及鳳翔府。各據險聚兵外。興元駐大軍。以為聲援。臣又提領重兵。以殿其後。四川之險。決可保全。所有陝西被掠州軍。見節次撫定。謹具奏知。

貼黃虜人大軍見今往來關陝之間。恐未能東向。伏乞睿照。又論虜情狀。臣竊惟虜人虛張聲勢。脅我以和。其來已久。若彼事力有餘。見利則進。何必更以空書。徒為邀索。迹其用意。蓋欲脅我成和。以彈壓諸蕃。徐為後圖。事理甚明。所患不知虜情。墮其計中。始因先遣盧仲賢。用非其人。既歸。輒肆妄誕。恐動上下。招此紛紛。其實本自無事。重為煩擾。臣謹節畧虜人前後書詞。簽貼進呈。伏望特賜睿覽。情自可見。今茲偽元帥回牒。事理其始。雖有躁憤之意。其終約使人過界之日。恐是邀致我使。別有深謀。如日前張掄。洪邁之為。幸陛下聖明。先遣小使。事之濟否。足可商量。惟陛下靜以鎮之。更俟後報。又奏欲寓居湖南。及論虜使狀。臣伏聞特降制命。除臣檢校少傅。節鉞。宮觀。任便居住。臣聞命之初。固知所措。繼以感泣。伏念臣誤被眷知。度越倫等。恩踰山嶽。報靡涓埃。夙夜震惕。大懼得罪於天地。比緣竊符日久。義有未遑。過失滋繁。恐勤覆護。輒輸心腹。願獲便安。豈謂皇帝陛下。特軫仁慈。併敷光寵。意隆恩天。數異禮優。顧臣何人。敢冒盛典。撫心感激。無以見誠。臣只俟被受朝廷照劄。迎侍。臣母至撫州。迺遷過湖南。為寓居之計。所有一行。請受之屬。已干告朝廷。乞行下本路轉運司。應副。仰冀聖慈。始終留念。臣竊聞虜人信使已還。恭惟聖慮高明。洞照

事理。隨宜遣處。以稽情偽。不待臣區區之說。冬序正寒。仰冀聖慈。善保聖躬。臣無任祝頌瞻依之至。又奏虜書名詔諭事狀。臣近者累輸罄說。仰瀆聖明。誠以憂君過慮。不能自息。竊惟天下之事。有置必有廢。有與必有奪。虜以詔諭為名。將持廢置與奪之大柄。且其蓄謀起慮。欲以沮人心。奪士氣。而坐傾吾國。臣之所憂。不但目前而已也。劉先主曰。成大事以人心為本。此存亡之大計。願陛下考臣前後所奏。留神毋忽焉。又奏乞遣辯士通書虜酋狀。臣聞兵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古者出師。必先之以文告之辭。蓋所以承天意。重人命。明曲直。通敵情也。今兩淮諸軍。雲屯于邊。臣欲乞自宣司。遣募才辯之士。與見在汴京主事者。通書及達虜酋書意。大率敷叙天理。明正是非。辭貴簡約。或有以感動其情。仰伏威靈。庶幾有濟。乞賜聖裁。如或可行。乞密付臣照會。又奏知作書荅虜元帥狀。臣蚤來嘗繳進虜元帥所與宣撫司書。伏想已經眷覽。見議再作書。及遣通辯有膽氣官一員前去。欲望聖慈。特賜宣示聖意所欲。令臣酬荅。及商量事。容臣恪意審思。具檢奏稟。更取聖裁。又奏荅虜偽元帥書檢事狀。臣今月初六日申時。伏領御筆處分。臣再拜伏讀。仰識聖意。為社稷天下計甚厚。不勝慶幸。臣謹當一一遵依聖訓。見具通偽元帥書檢。

細詳議。續具進呈。臣竊惟天下之事。惟誠與信。乃能動人。女真雖夷狄。遐裔有禽獸心。而彼亦人耳。安可不曉以道理哉。臣愚欲選才辯膽氣之士。從都督府遣至偽元帥所。鋪陳始末。分別曲直。大要如黷兵廣地。爭城攻戰。在女真有害無利。而况諸國中原之人。苦於征役。必生變心。如此之類。俾使人得一一專對。惟憑天理。庶挫兇讎。臣區區淺見。見如此。更取聖裁。又進呈荅虜元帥書檢狀。某聞信義。天下大本也。匹夫而無信義。則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而况有國有家者哉。惟正隆背天渝盟。積非一日。兵難之端。自此而起。南北塗炭。以至今日。肝腦塗地。和好中絕。近因諸城之來歸。從而撫之。謂於理無愧。大國必欲恃強兵。以爭疆場之事。一彼一此。何常之有。事之由來。理之曲直。上天昭昭。其必鑒之矣。庸念此皆祖宗之故地。今書乃必欲指正隆以前為界。我所未曉。是不容我立國。大金欲休息生民。宜執事者成其志。正隆信義一失。我南北之人。無不愁怨。若大國有以加惠于我。使信義之實。孚于我國。亦生靈之幸。其詳使人面議。又奏報淮陽等處備虜事狀。臣伏領宸翰。再三思之。春水方生。時氣向熱。非虜行兵之利。泗州傍近盱眙。取之固難。得莫能守。淮陽之兵。恐是疑我深入。先張聲勢。所有沂州賊馬一項。未歷未明。又皆得之傳聞。已行下諸

帥。今過為隄備外。更數日間。可見事實。其餘曲折。容臣留身奏稟。又回奏。盱眙與虜人書等事狀。臣今月二十六日卯時。伏准御筆處分。臣謹已遵稟聖旨。伏蒙訓敕。以盱眙所與虜人書。不可太示怯弱。恐愈生輕我之心。令臣別改定。仍未須蚤與。臣本欲以此書款之。更觀其用意何如。仰惟聖慮深遠。曲中事機。容臣熟議。續具聞奏。又蒙聖諭忠勇四軍。便可分撥在鎮江建康軍中。臣契勘衆論。皆以為與經戰大軍。相參雜而可用。但當時差發。有更不分撥指揮。今或驟然為此。又恐人情未安。臣欲候李橫到日。更切體問人情。條具進呈。伏乞睿照。又奏慮虜人詐和狀。臣竊惟今歲防守之策。陛下固已博採衆謀。處置畧定。然臣尚有私憂過計者。其事苟或有之。願陛下長慮素謀。以善其後。臣竊以虜人貪暴殘虐。非有決爭天下之計。其所圖特在於聖躬。臣固備陳其詳矣。尚慮自今以往。復詐為講和之謀。以疑我心。然後不測遣兵直指行在。計儻出此。願陛下益示謙和。推甘辭厚禮。以待之於外。而遷避之策。治兵之道。強國之計。尤當速圖。至於腐儒偏見執一之論。此陛下所素察。不待臣區區之說也。臣言狂瞽。惟陛下裁赦。又奏進金虜遺錄狀。臣契勘去冬有在淮上。得虜遺篋衣物者。內有文字一編。臣近傳寫到。其間所調兵數。與器甲之屬。一

一詳備。竊恐或可備睿覽。謹繕寫上進。題曰。金虜遺錄。其字畫不無訛差。伏乞聖慈。特賜睿照。又奏虜人有窺伺淮甸之意狀。臣已恭依詔旨。畫一條具劄子繕寫。俟李宗回自揚州還日。附奏外。臣今月初十日得探報。七月未間。虜人稍得志於契丹。即有遣兵南來之意。雖兵之輕重未見的數。而所擬間探。則欲侵陵淮甸。謀為堅守之計。臣見委李顯忠。張子蓋親至邊上。量度事宜。措置戰守。伏望聖慈。特賜睿照。貼黃。臣累遣間探前去。俟得回信。續具聞奏。伏乞睿照。臣初議欲以兵臨淮甸。覘其強弱之形。今虜人先為此舉。以示其強。正當嚴為之備。靜以待之。不一月間。其強弱之形畢見矣。伏乞睿照。又奏虜勢及海道進取等事狀。臣契勘虜人南向之兵。在靈壁虹縣。近發回宿州南京者。無慮數千騎。雖姦詐百出。情未可量。要之勁兵。多在陝西。而宿亳南京一帶。不過近四萬餘人。穎昌襄城。亦不過二萬餘人。此間復出文榜。欲以三月及八月。因草地茂盛。來窺淮南。以臣度之。虜若無西北牽制之患。則今歲秋成。糾合大兵。圖我淮甸。理無可疑。臣日夜思所以待之之計。私以為虜之事力素強。儻非出奇擣虛。乘其不意。使各有懷顧巢穴之心。則攘却之功。未易可為也。臣自去冬。即具奏。乞為東西相應之舉。與故鎮江都統張子蓋。反復計度。當時所

任將佐。所差舟楫。所募忠義之人。議已素定。會子蓋卧病連月。而福建海舟踰期不來。致使川陝之師。獨當一面。失此機會。誠可歎息也。今虜兵疲弱。非往昔比。而民心懷怨。日甚一日。山東虛實。可坐而料。三月以後。南風順便。海舟之發。適當其時。因東人思奮之心。而用之事。或可圖矣。伏奉二十三日處分。令臣以逸待勞。觀釁而動。敢不遵稟。臣愚見以為淮上大兵。當務持重。獨海道之舉。不可不亟為。不然彼將無所顧忌。秋高馬肥。得以驅脅蕃漢。一肆所為矣。惟陛下圖之。天下幸甚。又論虜情及製短強弩事狀。臣聞虜人極畏新製短強弩。諸將頗得其力。伏乞嚴督有司。倍料計置。如蒙采擇。乞自聖意指揮施行。臣近見虜中赦書。跡其規摹。亦自不淺。而淮甸之寇。已拜虜命。恐未易便肯屈服。惟是彼之弑逆。已更三四。人情事勢。安能長久相保。莫若治其在我臨之以謀。仰順天時。終當有濟。臣竊譬諸奕碁之局勢。各各不同。臨機應變。當在一時。不可執一。惟求取勝而已。仰惟聖謨洪大。豈俟臣言。臣不勝狂妄恐懼之至。契勘賊亮。雷用其人。今莫不思家。欲歸巢穴。若急於進討。又恐新首留兵中原。其勢未艾。臣故願少緩其事。彼眾既歸。人情莫不樂於休息。兼新首立國之初。夷狄爭利。未必協輔。詳察其變事。乃可圖。伏乞睿照。李莊簡公集乞進討虜賊狀。

昨自建康失守。右僕射杜充退守儀真。陳邦光。李稅。率吏民降番。金人大隊由境上入浙。游騎晝夜侵犯。及防江潰兵。四散剽掠。幸賴朝廷威德。將士協力。防守至今。臣探得建康所留番騎。不過數千人。偽蕭張二大師。與陳邦光。李稅同治府事。時復遣兵。及黃旗招誘州縣。如溧水等處。縣官皆已投降。本州實與接境。人情反側。不住分遣將士。前後殺獲首級。招安到潰兵。僉軍班直。契丹渤海等處人兵。多方存養。幾察外。臣近據於潛知縣通直郎陳近仁。昌化縣尉保義郎平協申。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偽涇畧使稱四太子郎君。偽知臨安府李儔。差脩武郎樂宏。齋文字黃旗。前來臨安。於潛昌化等縣。招伏官吏。本縣官吏。各奮忠義。遂將樂宏等四人斬首。其臨安餘杭知縣。將帶父老入城投降。邀請賊徒。就縣數買金銀。足帛。又於今年正月初十日。再遣凌秀才。王秀才二人。偽補承信郎。令齋文字前來。本縣亦將此二人處斬。梟首號令。及兩縣弓手土豪章開。王仙畢康等。糾率諸鄉保甲。義不從賊。委是防托有功。緣本州管下寧國縣。與兩邑接境。其知臨安府康允之。未知去處。吏民無所申訴。臣已逐急依已得聖旨。便宜措置。將立功四人。先次借補承信郎。及專遣使臣。齋去年十二月二十日。蠟彈手詔。曉諭官吏兵民。各仰用命守禦去訖。臣竊觀金人敢深入江浙。

天時地利皆非所宜。臣已率勵將士及將已團結到六縣保甲。并招安到杜克防江統制官馬吉。李進并班直京軍等。邀其歸路。臣已移文劉光世乞帶領大兵前來。同衛王室。及申本路轉運使李尚行。朱異前來。權建康府安撫司職事。庶幾列郡有所稟承。並未蒙回報。今賊馬既屯駐臨安府。行在信息隔絕難通。小人遂無忌憚。臣累具奏聞。欲乞速降睿旨。差委重臣前來建康。或令宣撫使周望傳檄四方。約日進討。水陸分布。可使隻輪不返。伏候勅旨。宋汪玉山集論虜情當為備海道未可進劄于臣猥以庸陋待罪近侍。無所補報。朝夕愧恐。今者偶有見聞。思欲罄竭不敢頻數請對。輒具畫一奏聞。如後。臣比者面對伏蒙聖慈。喻以近日探報。皆不敢信。但只沿邊嚴兵為備。臣竊歎仰以為聖慈高遠。非常所及。今者復聞虜中遣人至盱眙。喻吾使者。以國有萌古達鞑之亂。則非特如探報者之道聽塗說而已。蓋自古楚靈王。吳夫差。齊湣王。皆勞民於遠。而變生於內。所謂虜酋者。荒淫侈汰。暴戾苛虐。兼此三君之罪。而又有甚焉。以天人之理。往古之事觀之。其不免必矣。然而有識之士。猶有私憂過計者。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此人情之常也。漢高帝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獨奉春君婁欽以為兩國相擊。

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往見羸弱老弱。此必欲見短。伏竒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其後卒如奉春言。夫差方與晉侯爭長于黃池。越人乘虛而入其國。夫差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以絕口。今虜有內變。所宜蔽匿避忌。惟恐人知。而遽自振暴其短於我。此殆非人之情。意者復如奉春之言乎。或以為事已籍籍。彼自度其不可掩也。故不若以情告我。此固或有之。竊恠其於所諱言之事。何其前後諄復得已而不已也。此其可憂者一也。使誠如虜人之言。國有內變。彼能討伐以平之。則其為強盛。固未可輕也。有如不勝。則萌古達鞑之於女真。亦猶昔日女真之於契丹矣。則中國之所當思患而預防者。無乃或甚於今日乎。此其可憂者二也。臣願陛下懋昭聖德。如近日罷教坊。出宮人之類。增修國政。如近日選任大將。斥逐儉人之類。兢兢業業。長慮却顧。務為自治之策。不可勝之備。不使有毫釐之差。窺隙之闕。雖夷狄荒忽。未易測度。事變之來。靡有終極。而吾常有以待之。則終於不足慮也。仰惟聖策先定。皆有成筭。而臣猶復有言者。蓋不勝惓惓之誠。惟陛下幸赦其罪。竊聞温州有王憲者。自謂習於海道。又謂已招誘團結二千餘人。更乞朝廷應副人船器械。欲以直擣登青。以臣愚慮。未見其可。誠如其說。於彼固未有甚損。而在我初無益也。奈何。

以不質之費。而爲無益之舉哉。熙寧初。命宰臣韓絳宣諭陝西。所費纔十
八萬緡。時論沸騰。以爲大欲。比年以來。只以諸州措置海道事論之。其所
謂十八萬緡者。不知其幾倍也。今憲之行。又當厚有所費。亦無恠乎公私
之困乏也。且非徒無益而已。使虜勢尚強。則勝負未可知也。有如一夫被
執。必且提掖搜索。窮問其所從來。是趣其生不肖之心。而自我致寇也。使
虜無能爲耶。山東之地。必有起而割據者。亦豈肯束手受敵哉。又使如前
所慮。幸而萬一無之。可以恣其所如往。而無所滯礙。然小民之心。惟利是
視。必且肆情極力。鹵掠蹂躪。以克其欲。亦豈中原赤子所望於父母者哉。
臣以事之利害。理之是非。反復思之。無一而可。昔孫權時。江邊諸將多陳
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顧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而爲
其身。非爲國也。宜加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吳之與魏。固
已顯爲仇敵。然猶不肯爲掩襲之計。況今日之於虜人。猶且羈縻不絕哉。
臣以爲諸如此類。皆不當爲。所謂王憲者。或尚未行。猶可及止。如以臣言
爲然。伏乞速賜裁處。虜使名犯真。舊諱劄。臣伏見全國所遣賀正
旦副使。其名兩字。係真宗皇帝藩邸舊名。竊謂合說諭令其回互。或兩字
中。止稱一字。仍移文對境照會。今若置而不問。萬一後來。或犯宗廟正諱。

愈更難處。不若防微杜漸於今日也。取進止。貼黃契勘虜中所遣正使。
其姓係犯欽宗皇帝嫌名。非正名之比。伏乞睿照。王之望漢賓集論虜人
有侵犯之漸。劄子契勘信陽軍。係兩縣信陽去淮近處。纔四十里。羅山
去淮近處。纔二十里。北邊淮河東抵蔣州。期思縣。西抵隨州棗陽縣界。通
計二百一十九里。南係本軍界。北係蔡州界。其二百一十九里間。蔡州建
十二寨。每寨十人。馬十匹。臨淮河無三二十步。緣蔡州係上流。去唐州桐
栢山不遠。稍無雨半月十日。則淺處止於三五寸。深處亦不過一二尺。並
可褰裳往來。畧無阻隔。若以邊淮州郡計之。如隨蔣安豐濠泗等州。不下
千有餘里。所建寨柵。所屯人馬。想見不少。而我曾無毫髮之備。萬一寇盜
長驅而來。蕩蕩然更無亭障。深可慮者。彼蓋我之讎也。豈斯須忘於我哉。
今其首離巢穴。而躊躇洛汴。其意決有在。又豈可恃朝夕之安。而不爲長
久之圖乎。茲又非言之所能盡。伏惟樞密相公。特賜鈞念。以爲宗社生靈
之福。李壁鴈湖集開禧乙丑十月十二日使虜回。上殿劄子。論虜中事宜。
且言進取之機。當重發而必成。毋輕出而苟且。臣等嘗謂今日議論之弊。
樂因循者。徇於私意。言進取者。病於寡謀。二者不合。則規恢之大計無時
而舉矣。竊惟丙午百六之禍。振古未聞。列聖興復之圖。迄今未究七八十

年之間。士大夫以宴安處屈辱。以常事忽遠謀。祖宗世讎。謾不加省。大義埋鬱。人懷苟且。天錫陛下勇智神武。輔以柱石大臣。同心一德。誓刷讎耻。倫紀復振。氣節漸伸。爲宋臣子。稍知理道。誰不思奮。此誠千載之一時也。臣等幸因使旨。親踐虜庭。粗有見聞。不敢隱默。臣始至其境。則兵衛加多。守護益密。經過郡縣。增陴浚池。教閱鉦鼓。聲聞遠近。所歷頓舍。周垣設棘。防隸充斥。纖隙靡通。雖其爲謀甚至。然驗之民心。則渙散已久。恐毒日甚。至疾視其上。有皆亡之語。深望於我。有後予之嘆。觀彼事勢。豈能久存。所恨去歲朝廷經理之秋。自可出其不意。乘機進取。譬之疾雷。從天而下。雖掃穴犁庭。有不難者。而邊頭小人。初無遠慮。輕出抄掠。以警覺之。我謀既泄。彼遂生心。此則虜有可圖之隙。而我未得制虜之術也。臣等公途與接伴等語。每每開示大信。使之不疑。彼亦時吐情實。惟懼我或先發。至於抽回行省。那近戍兵。道路所傳。頗亦相應。到真定中山。又謀知朱裕已正典刑。疑問稍釋。洎達燕都。館伴之言。復以盟誓爲當守。用兵爲深戒。臣等於此。是揣知虜情之微。蓋其盜有區夏。志滿意足。但得無事。其利已多。彼自爲謀則善矣。而吾可以終已乎。况夷狄本堅忍。今則習驕惰。夷狄本强悍。今則事文雅。此皆臣等所親睹也。考之自昔。固未有腥羶異類。久據中原七

八十年。而亡變者。掃除混一。其必有待於聖哲英豪之起。此則陛下之所宜勉。內外臣子所當任責。而究心者也。夫棄百年之深怨積怒。而守一時之虛言空約。執權宜不獲已之尊稱。而認以爲一定不可易之常分。我之事彼者何卑。彼之臨我者何倨也。如是而講信修睦。姑各保其所有而已。此非臣之所敢知也。西晉愍懷之禍。劉聰石勒。其戎首也。未幾劉斃於石。石殲於冉。晉無與爲仇者矣。江左諸臣。猶知報復之不可一日緩。矧吾讎敵。乃女真一姓之醜類乎。故臣區區以爲今日進取之機。所當重發而必成。不可輕出而苟沮。高皇帝燒絕棧道。人以為真無復東意矣。一旦席卷三秦。天下震動。遂開帝業。越懷會稽之耻。三欲出師。范蠡以爲未可。勾踐怒曰。忘其欺不穀耶。洎時既至。蠡以爲請。卒禽勁吳。後不再舉。何則。慮之精而發之果也。故臣願陛下秉不息之誠。堅必報之志。焦勞憤悱。以感天人之心。策勵振作。以鼓忠義之氣。內之圖回審固。靡毫髮之或遺。外之彌縫周密。泯形迹而莫見。無急近功。輕撓成算。大數既得。機會可乘。然後焱奮電迅。掃清河洛。正超泓之顯戮。據高文之宿憤。夫豈艱哉。臣等荷國厚恩。大計所係。不敢不盡愚惟陛下裁幸。取進止。范石湖大全集延和殿又論二事劄子。臣今有愚見二事開具如後。一臣竊聞虜中自立璟爲

太孫諸子不平。形於謠言。臣頃過保州。是時其嗣允恭尚在。已見承應人密說國中惟畏服大王。將來恐有李唐秦王之事。謂其長子允升也。今又立璟。則其伯叔之心皆可想見。他日若璟得國。伯叔不服。必有內亂。此其機可乘。萬一璟能制伯叔之命。則必有腹心之臣。爲之謀主。事成勢定。又必有窺伺之圖。國家當不輟儲備。以待事勢。貼黃臣竊見方今國計未足。民力未裕。求所以足國裕民。則無其說。止緣規模未堅定。所經費不可減。欲儲蓄贏羨。以足國。而所入不支所出。欲緩催科。除耗剩。以裕民。而上煎下迫。實惠難行。若只如此。趣了目前。無復餘力。萬一敵人真有機會。亦恐無以應之。天下事莫有大於此者。伏想久留聖心。不待愚臣妄論。真西山集奏劄。是時本朝賀金國生辰使余燦。至涿州良鄉縣。以燕城方被圍約回。始知金人有鞬韉之擾。臣竊惟今日北虜有必亡之勢。三可爲中國憂者二。蓋自有天地以來。夷狄盛衰不常。然未有昌熾百年。而無變者也。女真盜據中原。九十載矣。自其立國。唯以刑威殺戮。劫制上下。非有歡然心服之素也。持此而欲久存。雖秦隋不能。况區區無道之女真乎。此其必亡者一。方阿骨打粘罕之徒。崛起窮海之濱。茹毛飲血。雲合烏散。用夷狄所長。憑陵諸夏。故所嚮莫能當。今數十年。秦養之餘。亡復前日。堅悍之

氣。而達靼小夷。歛起而乘之。干戈相尋。情見力誦。蓋今之女真。即昔之亡遼。而今之達靼。即鄉之女真也。以垂亡困沮之勢。既不足以當新勝之鋒。而衆叛親離。安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其隆時。用民力如犬馬。戕民命如草菅。人情攜離。亡一敢畔者。積威約之素也。今其潰散四出。猶川決防。不可遏止。至用赦以安之。瓦解土傾。其形已露。豈待智者而後知哉。此其必亡者三。嗟夫。堂堂中華。蛇豕穴之。翼翼故都。禾黍生之。有志之士。思欲壹洗文矣。而曩者病於機會之難逢。問者敗於權姦之輕舉。顧今何幸。彼自阡危。而臣復以爲憂。何也。蓋傳有之。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孟子亦曰。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方陛下更化之初。和議未堅。邊警未撤。君臣上下。惕然有不敢康之心。迨夫聘覲交馳。遽已狃目前之安。而忘前日之患。萬一此虜遂亡。莫或余毒。上恬下嬉。自謂無虞。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事會之來。應之實難。毫釐少差。禍敗立至。設或外夷得志。邀我以夾攻。豪傑四起。奉我爲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戒。張覺內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爲謀。尤非易事。此臣所謂可憂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爲夷狄之衰。迺中國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

警。顧反爲蕭梁之害。何耶。蓋有國者。不當問敵人之盛衰。惟當計吾政之修否。當漢宣時。內有股肱之良。外有爪牙之勇。朝廷紀綱。本未備具。邊陲備禦。斥候精明。使匈奴盛強。尚當賓服。况於浸微弱之後乎。若梁武則不然。舍正道而溺異端。棄人事而談空寂。內則三蠹弄權。輕作威福。外則諸王忿閔。骨肉相圖。保境靖民。猶懼不足。况欲乘人之敝。以徼幸萬一之功哉。繇是觀之。使今日能爲漢宣之所爲。則虜之存亡。俱不足患。抑猶未也。多事之端。方自此始。臣愚竊獨憂之。伏惟陛下。日與二三大臣。深求自治之策。勿以懲羹之故。而謂離耻可忘。勿爲視蔭之謀。而謂幸安可恃。修實德以格天命。敷仁政以結民心。獎忠實以作興天下之材。省科歛以培養天下之力。至於某人可將。某兵可用。某城當繕。某器當脩。無日不討論于朝。而申訓之。庶幾國勢日尊。敵人自慙。則乘機取勝。可以制蚌鷓之危。養威俟時。足以保金湯之固矣。惟陛下毋以臣愚賤。而忽其言。貞九華先生

集察虜情輪對劄子。臣聞聖人有外懼。故有微權。有密機。權以忍而後濟。機以忍而後發。忍不忍之間。安危繫焉。使其伸縮在我。平日晦之一日。伸之。大事不足定矣。外懼何爲也哉。昔勾踐爲國。蕞爾國也。奉夫差以玉帛。又奉之以子女。常人所不忍者。勾踐一切忍之。此豈其真情也哉。彼其

奔走事人之日。皆陰謀主聚教訓之日也。故吳不有越。而越卒有吳者。勾踐得此微權也。曹公之於袁紹也。地不如紹。兵不如紹。紹未除大將軍。操不拜也。則避紹而與之。曹公豈避人者哉。彼其曲意奉紹者。所以息紹之心。而緩河北之兵也。故袁不併曹。而曹卒併之者。曹公有此密機也。彼兩人興而機權用。機權用。而曹之王易王。越之伯易伯。臣固知其忍而後動者也。恭惟陛下。稟希世之明。天錫之勇。常有掃清中都。囊橐宇宙之意矣。然而即位四年。遵養時晦。敵有小大。勢有堅脆。陛下權敵以御時。俯已爲和柔之盟。陛下意豈在是哉。機權之在是也。陛下忍之亦至矣。越王曹公之事。規摹雖小。充而用之。必在陛下度內也。然臣近者聞諸道路。敵有無故之形。和有不堅之意。衆說紛紛。不可執取。議者猶以祖宗待契丹之禮。以待之。是不知役已者也。自紹興至今。敵凡幾和。和亦幾變。信書在道。暴骨在野。前日已不可保。後日庸可保乎。豈可見其形。不察其實。信其僞。不昭其姦。百事揚揚。猶類平日。上下復欲長此安躬也。爲今日之慮。當堅。籌謀當預。措置江淮諸處也。兵幾所。孰要孰害。兵甲增減。爲數幾何。孰訓孰墮。諸將可倚者。已幾何人。軍食可理。凡幾何事。故應敵。誰長守扞。至纖至悉。不暫解弛。臣猶恐其未也。若將相循循。尚猶偷玩。今日得報。則四面倉皇。

明日無報。則整容閒暇。謀國如此。抱虎而寢。虎未及起。因謂之安。未有不為傷矣。夫四夷軌道。兵甲不興。誰不願之。不幸或有外禦。雖宣王不免也。臣竊恐近臣大吏。轉以簿書期會為故。捨此弗圖。一忽有警。持循將何及也。詩云。維彼雨雪。先集維霰。而知雨雪者。見其兆也。陛下登敵之兆。而預計之。機權在中。應變在外。陛下舉能辦此。願戒小大之臣。勿為媮怠而已。杜牧曰。國家大事。小臣不當言。臣與牧同一罪也。惟陛下幸赦。廣平李椿

某再論降虜劄子 椿竊見朝廷區處降虜。未盡其宜。私心深憂。自北而來者。皆曰。歸明歸正。然我中原之人。偶因國家南渡。隔絕數十年。身雖陷于異類。其心豈忘祖宗二百餘年仁厚之恩。又豈樂與夷狄同處。今既來歸。固有可用之理。其間猶有不逞好亂之人。自疑南北之異。時於沿邊作梗者。其人皆有入心。可以利害誘之。思信結之也。如降虜我之仇讎。狼子野心。天資殘忍。弱則服。強則叛。不可以恩信結。不可以道理曉。其來久矣。故晉武帝時。諸胡雜居中國。不用郭欽江統之言。不二十年。濁亂中華。秦符堅委信慕容垂。不用王猛之言。鮮卑猖獗。唐太宗受突厥之降。不用魏證之言。幾至狼狽。宣和間。契丹郭藥師歸朝。朝廷待之至厚。不逾年。乃為金虜前驅。首來犯順。此古今之明驗也。今降虜或布州郡。或掌事軍中。或

往來闕下。或宿衛禁庭。此椿所以深憂者也。椿年齒衰暮。疾病相仍。死亡無日矣。固未必見其為害。近見耶律适哩所為。觸類而思之。恐為害於他日。伏望朝廷於閒暇之際。酌古驗今。思患而預防。不動聲色。有以處之。措宗社於泰山之安。天下幸甚。若直待臨事而慮。則無及矣。如椿愚言可採。乞賜敷奏。密切施行。**張魏公奏議** 奏虜情議。臣身遠闕庭。無緣恭奉聖訓。區區私憂過計之念。日夕繫情。輒有鄙見。上瀆聖聰。臣竊惟金虜自用兵以來。借講和之名。以威契丹。繼而侵陵中國。亦用此術。如靖康之初。遣使愈頻。用兵愈急。先登城不下。以寬眾心。繼邀請二帝。以危社稷。陛下所親見。而熟聞者也。去歲宇文虛中。嘗至其寨矣。泗上之兵不測而至。向非南渡。宗廟柰何。臣竊謂金虜非有爭天下之志。其包藏深禍。專在聖躬。今日之計。將力拒而棄絕之。則為非策。但當卑詞厚禮。庶驕其心。萬一虛中復來。願陛下深加獎諭。且厚待其使。而遷避之計。防守之策。尤宜速圖。蓋彼以講和圖事。此復以講和而款其謀。此策之上者也。惟陛下留意天下幸甚。貼黃。臣契勘淵聖皇帝。嘗兩幸虜營。至誠不疑。以解禍紛。而虜人曾無毫髮肯回之意。卒至二帝遠狩。宗社幾亡。蓋緣何桌李若水之徒。以書生一偏之見。深誤國事。兼淵聖皇帝在虜營之日。凡所以待之之禮。不

爲不盡。彼其見利則爲，何有於我。願陛下鑒前日之禍，深思遠計，以福蒼生。無使事至而悔，爲後世笑。天下幸甚。又奏虜情，并乞早圖大計議。臣得右僕射秦檜書，竊聞虜人已過淮北。此虜初欲因春草將生，盡有淮西，與我共爭大江之險，以搖江浙。候秋氣既深，徐圖南渡。賴陛下天授成筭，力遣大將，摧折兇焰。天下蒙福，然而巨酋包藏逆毒，意蓋未息。勢須堅壁要地，示弱用間，以誘我師。此計儻或不行，即大發國中之兵。秋冬謀爲再舉。臣嘗歷考其所爲，殊與粘罕、婁宿輩不同。謂可破滅，自己未春以來，屢以所見冒昧具奏。誠恐事機差失，所繫非細。而今日之事，安危以決。利害尤重。疊浼宸聰，所惜者時。及嘗於秦檜書中，略具大槩。願陛下速會諸帥，謀以胷腹，將相同心，早圖大計。凡有施爲，必究始末。區區庸謬，惟陛下素知其立志用意，不避誅責，敢布微誠。仰冀聖慈，特寬斧鉞，不勝幸甚。又奏虜情及攻守事宜議。臣近聞醜虜再犯濠梁，是必益兵合衆，堅壁淮北。意欲勞致我師，以快其憤。大兵並進，糧道難繼，其害一也。諸帥之兵，不相統一，孰與決戰。戰而捷之，不過爲一郡之利。設有差跌，事將若何。其害二也。淮東漢上，前出後空，萬一綴留我師，別以騎兵它道攻擾，人心必搖。其害三也。臣聞解紛排難，必擣其虛。願陛下先於滁口濡湏量留大兵。

深溝高壘，以防侵軼。自餘各旋其師，亟會諸帥，求所以牽制攻討之策。濠梁但令空城，領衆自淮而下，用伐其謀。夫虜欲決成敗於近歲，立意非淺。譬之奕碁，不曉其策筭，姑隨手而應之，事可慮矣。臣嘗經勝負，思慮過審，未敢自以爲是。每憂時事，繼之以泣。願陛下察其用意，特寬誅責，不勝幸甚。又奏乞令大臣共議回荅虜書。臣伏奉處分，以北界僞元帥書，從來係都督府回荅。臣具檢繳奏。臣奉命跼蹐，敢不欽承。伏念臣涉道甚微，賦識又淺。自夏以來，精神衰耗，心志凋落，益甚於前。深恐無以副陛下委任之重。今謹守江淮，蓋臣之職。而事率妄爲，多致繆戾。上下弗信，謗誚百端。惟虜之通書，事干大計，豈臣愚昧所能裁決。伏望聖慈，宣諭大臣，各盡所見，均任其責。毋使它日紛紛溷瀆聖聰。至於兩淮疆場之事，臣誓當竭力盡誠。夙夜經營，庶或有濟。更望聖慈，俯賜詳酌，特降睿旨施行。條奏捍禦虜寇之策。臣竊聞虜人似有窺伺之意。事雖未信，實重心憂。仰惟睿志先定，成筭已行。而臣受陛下更生之賜，儻懷顧望，只爲身謀。天地鬼神，得以誅之。臣謹條列于右。一虜酋狂暴，譎詐天下共知。今茲求釁，敗盟大逆。天道惟虜之心腹，精兵恐不啻十餘萬人。平日養之素厚，莫不盡死力。必能以威力脅制番漢，與符堅事體不同。方其去國遠來，非有萬全

之利。未可輕與爭鋒。扼之數月。其衆必離。天下之事。從此可定。伏惟聖慈。更賜詳酌。一臣之愚見。欲於揚州之東。擇地駐兵。保通泰高郵之險。以待機會。厚募勇士。晝驚夜劫。以罷其師。如揚州城壁。久已修治。專委守帥。量敵率民。兵共力守禦。事或迫切。即焚蕩室廬。退保大軍營壘。去處。其本州百姓。先令從便。於江浙及通泰高郵居住。優與存恤。一乞遍揭小榜。令百姓避賊馬之日。各以火焚草。嚴立法禁。務在必行。虜用騎以草爲急。其真滁濠廬壽春五州。依揚州施行。如逐州城壁未修。便當措置山水寨。時暫保守。一臣今所陳。若朝廷於盱眙要地。已有大兵屯駐守險。亦乞只令堅壁清野。以老其師。俟見機會。合兵掩擊。一淮西欲於東關及焦湖一帶。擇險駐兵。如淮東措置。一虜情百出。不以戰敗爲恥。萬一佯爲遁北。以誘我師。伏乞預戒諸將。勿許窮追。深入其地。大抵困弊其人。使前不得進。必爲數月之留。則諸國之變。自生於內。况中原人心。各戴我宋。大業之復。指日可圖也。臣嘗負陛下使令。失地喪師。積有大罪。被謫以來。晝省夜思。冀或一得。蓋以衰遲久病之身。獨有區區愚忠。庶幾可以上報聖恩。第惟遠外。時事不及盡知。深慮聞見乖謬。觸犯天聽。伏惟陛下鑑察其心。少寬斧鉞之威。臣愚不勝幸甚。又奏虜情及捍禦之策。臣叨冒陛

下厚祿。義當有所建陳。臣竊惟虜人逆天用兵。取敗固宜。尚慮秋高馬健。大爲點集。臣愚見以爲乘此勝銳。正須蓄養。外示進討。內實安靜。更觀其變。若併犯陝蜀。則襄陽承楚之兵。攻其後。若大窺淮浙。則岳飛吳璘楊政之兵。擊其中。儻或虜勢稍虧。未能辦此。在我徐議征伐。固未爲晚。夫虜巨敵也。願陛下詳究其勢。審察其情。俾諸帥協力合意。共成大業。今日勝負全在人心。畧有離異。利害非細。陛下每切留神。天下幸甚。又奏虜情及控禦之策。臣往負敗事之罪。屏息靜處。晝夜思惟。求所以少報聖恩。獨恨智識淺短。終恐無補。自視不遑。然中有所懷。不敢欺心。不以言之於陛下也。虜人以二十萬之騎。憑陵淮甸。方其衝突之初。大兵引退。保守江干。衆以爲憂。臣則有望。謂其少留數月。內變必生。糧草匱乏。恐不能支。我之得筭。固已多矣。今臣過慮。萬一虜識機會。引兵言旋。別犯它路要處。或安處京師。徐有他圖。在彼則逸。在我則勞。蓋虜之精兵。所損未幾。苟非糧草急闕。恐或未退。萬一掩擊上流。兵拱一軍。未易遽當也。臣愚欲望戒敕吳拱。許從宜措置。先保民人。使在安地。堅壁清野。勿與輕戰。量分大兵。內守鄂州家計。庶幾有以待之。臣竊以虜之在汴。與革日事體不同。往時退師。定歸沙漠。今自精兵竊據神都。縱使今歲別無他謀。來春野草既生。水運

通快。人糧馬食。無不順便。彼又將必有所向。臣願陛下常謀其強。不謀其弱。得城得邑。未補大計。破彼精銳。圖地畢歸。陛下何患焉。更乞密與大臣共圖全策。先爲備具。次明間諜。以恢遠業。天下幸甚。王之望漢濱先生集。馮奉世陳湯伐虜。予奪不同策。愚嘗讀春秋。得孔子之意。其用法爲至寬。錄功爲至悉。褒人之善。惟恐其不及。貶人之惡。惟恐其或過。始誠善矣。或不善於終。則委曲而爲之諱。終誠善矣。或不善於始。則闕畧而許其變。然後知聖人之至仁。春秋之忠厚也。夫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嘗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宜乎筆削之際。不以假人。然於齊威晉文之事。則予而進之。夫召陵之役。專征之罪也。而春秋予之。曰。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首止之會。不臣之誅也。而春秋予之。曰。會王世子于首止。城濮之勝。善戰之上刑也。而春秋予之。曰。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河陽之朝。致君之不恭也。而春秋予之。曰。天王狩于河陽。夫齊威晉文。若責之以王者之法。罪不容於誅。孔子非特錄其功。又爲之諱其惡。滅項不書齊。爲威公諱滅國也。重耳不書入。爲文公諱本惡也。嗚呼。春秋之忠厚如此。而後世學春秋者。乃侵刻苛細。集小過以加人。予善惟恐其深。貶惡惟恐其淺。孰謂春秋之學。流而爲申商之刑名乎。公孫弘以春秋起海濱。爲漢相。不大明

孔子之意。以舉明主於三代之隆。惟聞假其義以繩臣下而已。天下之士。翕然向之。終軍引王者無外。以詰徐偃。雋不疑引蒯瞶之事。以執方遂。斷斷焉。如老獄吏。喜陷害人。無一毫愛利之心。漢法之所以慘虐者。諸儒與有力焉。豈不哀哉。其後馮奉世誅莎車。陳湯滅郅支。漢欲封此兩人。而蕭望之。康衡。乃以春秋之義。大夫無遂事。欲以矯詔罪之。二子卒不得侯。雖劉向谷永。諄諄辯訟累數百言。終屈於鄙生之議。蓋其刻薄之風。有自來矣。且春秋書遂有二義焉。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曰。公不得爲政也。此無遂事之說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此許其遂事之說也。望之康衡。專引襄仲之事。至於公子結之會。則沒而不言。是猶姦吏之弄法。輕重其心。豈知春秋者哉。若果知春秋。則宣帝之族霍氏也。望之何不以春秋善善及子孫之義。爭乎。元帝之用恭顯也。衡何不以春秋不近刑人之義。爭乎。且夫春秋以天子之宰。通乎四海。故葵丘之會。尊宰周公。而望之乃輕丞相於朝。則是望之固春秋之罪人矣。尚何敢正陳湯乎。愚每讀漢史。未嘗不爲二子憤疾。而固春秋之罪人矣。尚何敢正陳湯乎。愚每讀漢史。未嘗不爲二子憤疾。而

扼腕也。方莎車畔漢。鄯善以西。皆絕不通。漢幾失西域矣。郅支在五重城。破呼揭堅昆丁令兼三國而都之。結康居以自固。漢幾苦此虜矣。二子忠義奮發。出萬有一生之路。不調郡國一兵。不費大農一錢。不失天子一矢。而使歷載逋誅之虜。頭竿藁街。漢之威德。暢于萬里之外。可謂不世之奇功矣。使得幸而列於春秋。則其安國家利社稷。豈特一公子結而已哉。雖齊侯之伐山戎。叔孫之敗長狄。不足道也。固當享萬戶之封。受土茅之錫。卒爲拘儒所抑。不得尺寸地。爲子孫計。豈不痛哉。後世風俗委靡。無磊落傑特之士。未必非二人之所致也。我國家涵養天下。垂二百年。待士大夫。可謂極矣。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下僚小吏。有一節可稱。必旌表而錄用之。是真得春秋忠厚之意矣。然多難而來。無一人能自奮。以附於漢之二子者。承學之士。深有耻焉。雖然。春秋之法。不責人以所難。故魯威公薨於齊。歸而書葬。不以不討賊之例。責其臣子。蓋齊強而魯弱。人有所必不能也。今之醜虜。視莎車郅支。蓋相萬萬。豈可以漢之二子。責當世之士哉。孟子所謂論其世者。蓋謂是乎。執事其思之。李橘園集賂虜策。自古天下之事。有相反者三。春秋之時。諸侯職貢不共于王府。天子不責。而至於求車求金。此一反也。李唐之世。方鎮之將校。殺逐主帥。自立爲留後。天子不討。

而因賜以旄鉞。此二反也。西漢之時。匈奴侮嫚。歲侵邊鄙。天子不治。而卑辭厚幣。以緩其兵。此三反也。是三者。皆天子不當爲而屑爲之。故命之曰反。謂其反天下之理云爾。嗚呼。治天下有道。限華夷有法。後世所仰望。而不可及也。豈非唐虞三代之際。聞有肅謹氏獻楛矢矣。聞有越裳氏獻雉矣。聞有西旅氏獻獒矣。聞桃弧棘矢以共王事矣。聞有致密頰氏之鼓。闕鞞國之甲矣。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其法載於禹貢。自彼氐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其言詠於商頌。周家盛時。一人端拱於明堂之上。而夷蠻戎狄之君。畢賀。故其子孫得以自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適。封之有。若是者。愚則盡聞之矣。時未聞有中國。以財幣輸之夷狄者。獨至於漢文。乃有和親之詔。遺單于以金繒之事。嗚呼。中國共貢夷狄。首反居下。足反居上。上下倒置。此賈生所以爲發憤流涕也。然考之匈奴傳。孝文之費。蓋不甚多。歲之所遺。錦袍繡帶。赤絳薄繒。數十物而已。賈誼已憤之如此。誠以中國夷狄。有自然之小大。不疑之明闇。中國不可行夷狄事。夷狄亦不可行中國事。故爾。使其生於後世。見爲國者有竭民財。以實穹廬。羶帳。而未知

其限量。豈直流涕而已耶。夫以沙漠有久留之輿輅。京城有未祀之宗廟。洛陽有不掃之陵寢。中原有未誅之寇讎。此莫大之耻。而今之議者。猶竭有盡之財。以填無窮之壑。愚不知其故何也。以為畏之耶。則是以堂堂國家之大。畏人至於納貨。耻也。以為謀之耶。則是以貨為間。而行變詐之事。以取其國。亦耻也。昔者晉之賂虞。為取虢計。越之賂吳。為報仇計。唐高祖之賂突厥。為求助計。石晉之賂契丹。為取天下計。是數者。雖有所屈。而各有所就。而君子以其名不正。其事甚辱。且猶耻之。不審今日。以東南破傷之餘。赤子之命。所存無幾。而北虜貪憚。乃欲厭塞其意。奉之彌繁。侵之彌急。其所就者。果何事哉。縱有所就。賈誼所謂上下倒置者。亦不可不戒。况未有旦夕之安。而有丘山之耗。吾又可以不耻乎哉。甚矣。言賂虜者。不之思也。其說曰。熊虎搏人。得牛而止。北虜固貪矣。賂之以厚貨。則其欲必盈。其師必緩。區區之費。又何足惜。嗟乎。谿壑可盈。貪欲不可厭。得牛暫止。牛常繼耶。牛盡則及人。有志之士。切為寒心也。愚聞熊虎將搏人。不制之以利戟。彊弓。則拒之以峻牆高垣。如是而已。未聞以牛飼虎。而欲保其長無患也。昔者六國之事秦。以寶貨為未足。而至於割地以與之。其為患也大矣。然虎狼之秦。終不為足。今日割地。而明日出師。今日出師。而明日割

地。地日益割。師日益出。而六國忽焉而盡矣。杜牧曰。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此方今之藥石也。然議論者。謂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武夫。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功臣。此則未善。要之上。決不可事下。中國決不可事夷狄。其天尊地卑之分。自不可易爾。非必計利而後弗賂也。苟計利而勿賂。則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師還。又以滅虞。若此等事。堂堂國家之大。又可為之耶。彼虜以詐。吾必以正。乃能勝之。豈可以詐勝詐耶。賈誼能論上下倒置。為可流涕。而其五餌三表之說。以謂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以壞其耳。賜之高堂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未降者。上召幸之。與相娛樂。以壞其心。是吾中國陷於詐也。此史臣所以謂疎也。愚不佞。輒敢效賈生之憤。去賈生之疎。專以華夷大分。陳諸下執事。伏惟覽觀焉。以復于上。則天下幸甚。持國之難易。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殫。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煩。則侵之愈甚。必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衆庶齊於下。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威強足以管箠之。拱揖指揮。而強暴之國。莫不趨

之。是使烏獲與樵搏也。故曰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王東牟先生集過虜之策。臣聞中國之於夷狄。未易以力勝也。能使夷狄之人。自相攻討。則虜寇可遏矣。西漢之屬國都護。東京之南單于。與唐回鶻之師。皆此道也。金人用兵以來。七年于茲。而四夷之兵。未聞效順。虜兵以是日熾。中國以是日陵。禦過之術。未見其善。必能合群夷之情。捍強梁之執。然後虜寇可殄。中國可安。或曰。中國之使夷狄。夷狄之事中國。各有常執。胡可強議。今中國之執。既陵夷狄之執。方盛。安能間激。使相戰爭。臣曰。不然。今者中國之財貨子女。奇技珍巧。金人奄取而盡有之。固諸國之所欲也。使諸夷取之之謀利。則中國啗之之術行。況今四夷諸國。一介未通。在此者既不示以撫安之情。在彼者安知其無向化之意。臣謂宜常遣單使。屢持尺書。使知中國之執。尚可振起。若諸國有能助順。則金人行可破之。何必輜軒旌旗。然後增光遠之華。箱篚厚恩。乃可明遣使之禮。申包胥之救楚。但哭秦庭。燭之武之使秦。不聞厚幣。此所謂不可不為者。不可以不為而廢功也。事有不可為者。固難以必為。而冒進。亦有不可為者。安得以不為而廢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七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七十七

六姚

虜 詩文二

宋蔡端明集論虜騎強弱。臣聞景德中契丹大舉攻瀛州。經二十日不破。而虜衆死傷者數萬人。南畧趙魏之境。所攻下者。唯通利德清兩軍而已。以北虜之強。舉國而來。又趙魏之地。無險隘之阻。尚不能必取中國州郡。况趙元昊以數郡之卒。入險隘之地。頓於堅城之下。豈能必勝哉。故元昊當無備之時。不敢伺隙而來。但遣使人妄設尊名。以搖朝廷之心。幸朝廷怯其勢。而聽其請。此乃元昊狡心。能計利害之深者也。爲國家計者。當知其不足懼。但深察情僞。審於處置。則狡謀自破矣。李忠定公集論制虜。夷狄之爲中國患也。惟北虜爲最甚。蓋其天性忿鷙。怙氣負力。逐水草。便騎射。習攻戰。疆引難屈。真中國之堅敵。非三陸之比也。自昔制御之術。搢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利害。未有得全策者。請借西漢以明之。秦滅六國。使蒙恬將數十萬衆。以北擊胡。起臨洮。盡遼東。阻山塹谷。築長城者萬里。匈奴北徙。不敢南下。而牧馬。然天下因之。

騷動陳勝起於謫戍而秦亡其後楚漢戰爭中國紛擾匈奴復居故塞其兵寢強高祖初定天下有輕匈奴之心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於是劉敬脫輓輅以建和親之議妻單于以漢女歲奉金繒以遺之甚厚然匈奴爲邊患不爲衰止至孝惠高后時益驕倨肆爲慢書以陵侮中國孝文即位與通關市約和親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發憤躬戎服從六郡良材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親屈帝尊以伸亞夫之軍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結和親非策之全者也武帝繼文景節儉富庶之後財力有餘水衡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一時將帥人材衆多慨然欲事匈奴以攄高祖之宿憤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浮西河絕大漠追奔逐北窮極其地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斬首虜以萬計然漢之士馬物故大半亦略相當天下蕭然賴武帝末年悔悟下哀痛之詔棄輪臺之地海內少安此則事征伐非策之全者也迨孝宣世值匈奴難阨之運五單于爭國飢饉荐臻畜產殆盡於是權時之宜覆以威德單于款塞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由此觀之終西漢之世其與匈奴

有修文而和親者有用武而克伐者皆非全策至於威服而臣畜之則非天時人事若合符節有未能也得制御夷狄之全策惟我本朝爲然方五季之亂石晉割地以賂契丹北鄉而臣事之其後耶律德光至舉兵滅晉狗出帝以歸其國則一時強盛可勝言哉周世宗奮威武躬率六師以征之僅能復關南之地太祖受天命至太宗時海內借亂以次削平得良將帥以守邊境契丹不敢犯澶淵之役京師震動輔臣有建議幸蜀幸金陵以避其鋒者賴寇準力爭遂定親征之謀天助神相巨弩潛發殲其渠帥於是契丹震怖通使請和當是之時以驍將勁卒邀其歸路則足馬隻輪無返者章聖皇帝天覆海涵不邀一時之功而建萬世之策乃許之盟詔諸將勿追而契丹得以還師出塞戴德讐威誓不復叛當時盟誓之信皎如日月約束之嚴曲爲之防通使有常時贈賄有常數燕犒有常禮僕從有常制其慰薦撫循交際威儀俯仰拜起纖悉備具故能結歡修好百有餘年竝邊之民不識兵革振古以來所未嘗有謹守盟約雖傳之萬世可也故曰得御夷狄之全策惟本朝爲然昔漢賈誼欲施三表五餌之術以堅其約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柰欺上天何史臣亦謂未合於當時而

有關於後世。然以今觀之。則詎仲舒之策得矣。或者曰。契丹桀黠。與中國抗衡。有志之士。未嘗不爲之扼腕。今幸其種族之離叛。畜牧之凋耗。人卒之羸弱。北有女真。以爲彼擾。東有高麗。以爲我援。因時制變。一舉破之。復中國之舊境。成祖宗之宿志。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則將應之曰。不然。昔高祖遣使使匈奴。匈奴匿其精壯。示以疲乏。使者還報。以爲可擊。高祖聽之。故有平城之困。今契丹自澶淵之役以來。涵養亦百餘年。不有謀者。其能國乎。種族之離叛。畜牧之凋耗。人卒之羸弱。間諜之言。未可信也。往年女真常爲之梗。尋即底定。借使與之結約。共亡契丹。能保女真之不爲患乎。自古與夷狄共事者。未有無患者也。至於高麗。地接虜境。畏其威而服屬之。我雖待之者厚。安可必其背彼而助我哉。夫百年養之。爲不足。一日壞之。爲有餘。動而擾之。則易。靜而安之。則難。從子之策。吾懼契丹之釁結。而北陲之不復安。舉未必勝。雖勝而不能無後患也。或者又曰。昔武帝以衛霍而焚龍庭。顯宗以竇憲而勒燕然。太宗以李靖而擒頡利。今我委屬得人。風掃電擊。何遽不若古也。且勝負兵家常勢。縱一舉之未得志。何後患之有。則將應之曰。龍庭之焚。燕然之勒。頡利之擒。適會其時之可爲。而將帥之有人也。子視今日將帥爲何如哉。杜牧有言曰。上策莫如自治。自

治者必有智勇之將帥。必有精鷲之士卒。必有山積無窮之金繒穀粟。必有必信素明之號令。賞刑無是數者。而欲謀人之國。蓋亦難矣。夫西夏與北虜孰強。雖三尺童子。知北虜強而西夏弱。自數十年來。西鄙用師。卒不能得靈武。而我之覆師蹶將者。皆是也。今不能敵弱者。而欲與強者鬪。可乎。吾恐二虜合而爲中國患。非淺淺也。且天地之所以限制中外者。必有險阻之地。故北虜之與中國接者。若飛狐古北之口。所謂險阻也。幽燕割而險阻之地。悉歸於虜中。今之所恃者。不過塘灤耳。自雄霸以達畿甸。平原易野。健馬疾馳。不半月可至。一有不然。可不爲之寒心哉。故曰。堅守盟約。可以傳萬世。勿見小利而敗大事。可也。作制虜論。袁起巖東塘集論降虜當分其勢。臣聞聖人有容天下之量。有愛天下之誠。而又有制天下之法。夫如是。以上下相安。彼已相信。而無疑忌傷裂之意。然而昔之爲君。以能容之量。能愛之誠。盡心竭力。以和其民。雖有天下之大惡大奸。莫不綏而懷之。無纖毫之負。以招怨於天下。而人乃至於桀暴貪悍。以洩其慢侮之毒。使君之量有所不能容。而誠有所不能愛。此豈終不可治哉。蓋其制天下之法者。有所未善。而量之與誠。有不能以獨立也。夫法者。將使天下有畏心。畏心存。則量之與誠。在聖人爲可全。今若法不足以輔之。則大惡

大奸將縱橫蹇驚而不及。當是時量之所容。而誠之所愛者。有不及用。而吾所未嘗疑者。迺至於亂天下矣。昔者聖人之待夷狄。蓋不過此。凡亂華猾夏之俗。莫不攘斥擯逐而賓之。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隸於朝著者。皆得出入以觀禮。惟夫夷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不與備物盛禮之觀。夫周公當朝覲之時。而夷狄之人。亦得出處於上國者。蓋所以示聖人有容天下之量。愛天下之誠。而其立之四門。不得列於百執事者。又所以見聖人有制天下之法。此成周之世。四夷左衽。罔不咸賴而來王者。未必不由於此。而後世之君。其初皆有意於容而愛之。惟其制天下之法者。有不足。是以必至於變亂而後已。不知夫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而漢之孝宣。迺因呼韓邪之降。使之依阻塞下。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復建南廷以安納之。至于魏武亦徙武都之氏。以實關輔。皆使之周旋於中國。而出入於內地。迺于晉室之興。則中原半為夷居矣。一旦五胡之亂。東割西據。幾二百年。此其為患。實兆於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是豈容而愛之者。為不然哉。特以制之者。法有未至。故一變而不可救藥。然而古之夷狄。又非今日之所可况。蓋世愈久而詐愈深。使孝宣以待呼韓邪者而施之。今固有不待

更三姓而後發。當有朝順而夕叛者。則亦甚可畏也。國家自辛巳之冬。興師以誅虜。迄今則已四載。其間狄人之來降者。時時有之。雖其誠偽之未必然。遲速之不可信。要以愛我之道來者。固不宜絕而使之去。夫既有以受之。必有以制之。庶足為悠久之計。而今之將帥。類悅於一時之嚮服。而不思所以警備者。臣恐養虎遺患。而非朝廷異日之福也。蓋嘗觀之。此曹本無嚮我之心。徒以力屈勢窮。迫於生死之故。故不得已而請命。况其棄主歸我者。未必不出於逆伺中國。又豈馬援之吉光武者哉。近者道路之人。皆謂降虜為今日大患者。有二。當多費之時。而有無窮之用。於多故之日。而為養敵之舉。今江之南北。淮之東西。皆此輩安養之地。多者百餘。而少者數十。一家之食。月糧數斛。則家以千數者。則月有千斛矣。夫外餽三軍之糧。而內給降虜之粟。雖以九年之儲。恐必有傾困倒廩之患。而况未必若此也。不知執事者。其何以充之。兩淮之與虜鄙。不啻左右手之應。問謀之往來。足以得故主之號令。而耳目之所熟。又足以潛伺中國之所為。遲之歲月。必將反其鋒。以向彼。有未可以卒制者。陛下有容天下之量。愛天下之誠。不以華戎為彼己之間。然其制之之法。要不可以不講。臣愚以為宜析黨以破虜。分戎以寬吾用。命有司籍為定數。於閩廣之路。視郡

邑之大小而離居之。彼必不肯於數千里之外。以自取夷滅之禍。則庶乎虜姦之可破。有某人之家。則某郡邑時以給之。官與之直。使得自謀其利。閱時既久。郡邑可以勿給。則庶乎吾用之少寬。是二者皆所以為制之之法。陛下苟忽而不圖。將以為利。適以為害。後雖勢壓而力服之。亦已憊矣。今庸人之論。必曰。是無益也。不若以其賤者而使之耕。以其上者而畀之祿。而臣竊謂耕而不堪其勞。是趣其變。既變而又殺之。則將為武安君之坑。趙祿之而浸不已。是與之權。權則可以有為。則將為慕容垂之歸秦矣。惟夫當長江大河鬱結盤屈之時。有以殺其流而導其勢者。是臣之所以策也。**李壁**。馮湖集尚書省劄子為己降伐虜詔。差官奏告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伏以蠢茲逆虜。是謂世讎。爰遣師徒。往申弔伐之義。敬據惻款。仰斷孚佑之仁。庶底成功。實憑靈既。**唐李頰**。聞北虜入靈州。河冰一夜合。虜騎入一作滿靈州。歲歲徵兵去。難防塞草秋。見說靈州戰。沙中血未乾。將軍日告急。走馬向長安。**許郢州**。詩破北虜太和公主歸宮闕。毳幕承秋極。斷蓬飄颻。一劍黑山空。匈奴北走荒秦壘。貴主西還盛漢宮。定是廟謨傾種落。必知遣寇畏驍雄。思沾殘類從歸去。莫使華人雜犬戎。**韓偓**。詩代小王家為蕃騎所虜。後寄故集賢裴相國。動天金鼓逼一作

發神州。惜別無心學墜樓。不得迴眸辭傳粉。一作謝傳便須含淚對殘秋。折釵伴妾埋青塚。半鏡隨郎葬杜郵。唯有此一作他宵魂夢裏。慙慙相覓鳳池頭。**宋劉學易**。先生集虜中作十八首。自昔和戎便。于今出使光。胡星宵不見。漢節歲相望。州邑三滄返。溝封一葦航。太平無險固。道德是金湯。文物燕人士。衣冠漢典儀。舉知繒絮好。深厭血毛非。形勢今猶古。規模夏變夷。誰言無上策。會是有天時。虎北西南迥。居然帶礪全。百尋天上樹。千里掌中川。沙幕宜逃漢。山戎莫病燕。即今甌脫地。渾占兩河田。禮為王人重。關亭道路除。荒城初部落。名鎮古巫閭。習俗便乘馬。生男薄負鋤。傳聞斷腕地。歲歲作樓居。但逐銀牌使。何堪記驛程。路迷如欲盡。山轉忽通行。列仗新羅騎。先驅渤海兵。鑿空誰計此。曾未及長纓。甘作河南犬。休為燕地人。舉能羞石晉。誰復怨嬴秦。地扼遼東海。星占析木津。悲傷此邦舊。會遣一朝新。寒日川原暗。顛風草木昏。捉襟愁肘見。語客畏聲吞。曠蕩疑人少。蒼皇覺馬奔。勿驚銷髀肉。長遣節旌存。神水堅冰合。沙場寸草無。長疑淚是血。誤意唾成珠。畫出驚貂鼠。宵鳴厭訓狐。悲歌人不應。自覺寸心孤。北嶺能捫斗。南崗欲摘星。舊聞空耳滿。異域得身經。好菜粟姚冢。仍刊車騎銘。莫言天作限。關路有松亭。鼓角霜初曉。蕭蕭

日欲醺。莫爲天外意。只作夢中聞。問道無人迹。嘶風有馬群。山高飛鳥急。決背入層雲。一作重山去。頻看破境飛。長悲青塚怨。莫忘白登圍。禮覺周旋異。心知笑語非。南飛何處鳥。安得與俱歸。人物分多種。遷流不見經。已無燕代色。但有犬羊腥。海馬生難馭。山苗煮始青。舜韶方九奏。異類合來庭。喜鬪人皆勇。誅求俗故貪。爲謀不能暑。嗜味獨便鹽。已恠今生到。寧能一夕淹。長安遠如日。北斗望爲南。今日朝元仗。千官兩掖門。從容魚藻宴。供奉栢梁尊。獸服貂裘敝。愁看桂酒溫。誰知廣文浣。水面箔爲藩。置酒宵廬曉。僧山合管絃。應緣地褊小。難遣舞回旋。風急皮毛重。霜晴渾酪羶。君看東嚮坐。貴重盡童顛。王春今日是。虜曆自相忘。獸食乾羊味。如聞生菜香。隴梅渾破臘。燕鴈正隨陽。時節催歸興。憑凌天際翔。虜立春差一日。日覺筋骸耗。中宵慘未寧。獸看山濯濯。快見栢青青。記里無官堠。更衣有短亭。心驚此何地。生死一流萍。聞有官軍士。生存仍宦胡。羞言隴西李。忍對杜陵蘇。推髻心何似。環刀意豈無。陳湯那復得。衛律不勝誅。黃裳演山集。降虜來朝次。葉尚書韻。頑虜勞戎索。神機屈蕃謨。鷹鷲臨遠帳。狐兔落清都。勇逐龍韜喪。驚隨虎士趨。瞻天蒙覆育。塗地脫頑吏。即看宣登阪。何煩禹泣辜。但聞多屬國。五鳳似元符。彭汝礪鄱陽集使

虜有懷。長平日戲老萊衣。不忍此身終日違。今日馬頭燕北去。不堪頻望白雲飛。白雲汝飛去何許。悠悠共到江南路。朔風吹淚洒大河。直與波瀾競東注。蘇魏公集虜中紀事虜中飲食風物皆異中華。行人頗以爲苦。紀事書呈同事閤使。夷狄華風事事違。矯情隨物動非宜。腥膻肴膳嘗皆遍。繁促聲音聽自悲。沙眯目看朱似碧。火薰衣染素成緇。退之南食猶成詠。若到窮荒更費辭。胡銓澹庵集送王嘉叟侍郎使虜仍用其韻。蘇張姓字炳如丹。徧歷遐荒覺世寬。龍勒殊勲標絕域。麟宮竒節障狂瀾。千里外河源遠。十九年間海上寒。二子精忠君勉繼。歸來錦領萬人看。王十朋梅溪集聞小使胡昉抗虜不屈上甚嘉之。有旨命右揆撫師。仍有和不可成之語。皆出睿斷。宗社之福也。昌齡有詩次韻。用儒端可復侵疆。活國何勞別取方。文帝要須親御馬。子卿寧患遠看羊。撫師暫屈黃扉老。論將寧咨白首郎。行見車書混天下。豈容南北分三光。陸游渭南集聞虜政衰亂。掃蕩有期。喜成口號二首。正朔今年被百蠻。遙知喜色動天顏。風雷傳號臨春水。春水虜都名貌虎。移軍過玉關。博士已成封禪草。單于將就會朝班。孤臣老抱周南恨。壯觀空存夢想間。遺虜遊魂豈足憂。漢家方運幄中籌。天開地闢逢千載。雷動風行遍九州。刁斗令嚴青海夜。旌旗

色照鐵關秋。功名自是英豪事。不用君王萬戶侯。聞虜亂次前輩韻。中原昔喪亂。豺虎厭人肉。輦金輸虜庭。耳目久習熟。不知貪殘性。搏噬何日足。至今磊落人。淚盡以血續。後生志操薄。誰辦新亭哭。藝祖有聖謨。嗚呼寧忍讀。藝祖嘗書大宋一統四字。賜大臣。今歲秘閣。前年從軍南山南。夜出馳獵常半酣。玄熊蒼兕積如阜。赤手曳虎毛毳毳。有時登高望鄠杜。悲歌仰天淚如雨。頭顱自揣已可知。一死猶思報明主。近聞索虜自相殘。秋風撫劔淚汎瀾。洛陽八陵那忍說。玉座塵昏松柏寒。儒冠忽忽垂五十。急裝何由穿袴褶。羞爲老驥伏櫪悲。寧作枯魚過河泣。古樂府枯魚詩云。枯魚過河泣。何時復還入。作書與鮪鱖。相教謹出入。運數群胡盡。煙塵北道昏。百年身易老。萬里志空存。楊柳搖馳道。櫻桃奉寢園。南公忠義薄。此恨與誰論。范石湖大全集送洪內翰使虜二首。郊廟熙成需率濱。罪如猾夏亦惟新。邊烽已却來南虜。使節猶煩第一人。遙想穹廬占漢月。便呼重譯布唐春。單于若問公家世。說與麒麟畫老臣。我冠方侍玉輿香。公此侍祀郊裡。執綬備顧問。雙節飄然照大荒。正倚先生令趙重。寧容驕子姦。胡強天教忠信行。區脫人許功名上大常。試卜和羹和未晚。歸來烟雨正梅黃。送洪景廬內翰使虜二首。金章玉色照離亭。戰伐和親決

此行國有威靈雙節重。家傳忠義一身輕。平生海內文場伯。今日胷中武庫兵。萬里往來公有相。淮濱陰德貫神明。近日兩淮戰地掩骼。公之請也。撤到中原殺氣銷。穹廬那敢說天驕。今年蕃始來和漢。即日燕當遠徙遼。北土未乾遺老淚。西陵應望孝孫朝。着鞭往矣功名會。麟閣丹青上九霄。送江仲嘉侍郎使虜分韻得待字。聖人坐明堂。洪覆等穹蓋。歲盼兩玉節。前後歌出塞。公才有廊廟。安用試專對。要煩第一人。鎮撫大荒外。嫩寒欺別酒。微月見征旆。遙知燕山雪。飄灑漢冠佩。玉色照穹廬。驕子亦心醉。要領一笑得。歸來安鼎鼎。是時春正佳。湖上花如海。清遊不可遲。日日艤船待。楊誠齋集送朝士使虜。又見皇華賦北征。謫仙俊氣似秋鷹。詩成紫塞三更月。馬渡黃河十丈冰。趙北燕南有人否。禽胡歸漢竟誰曾。天家社稷英靈在。佳氣時時起五陵。出北關門送李舍人使虜。同寮緩轡出承華。又送雙星水北涯。霜外汀洲蘆葉曉。雪餘園圃竹梢斜。只驚睡起猶殘月。不覺歸時已落霞。白首鴛行徒索米。故山今日政梅花。送章茂少卿使虜。雪後聞君策馬蹄。長纓自請繫撐犁。光華劔佩伊吾北。彈壓風濤瀚海西。漢苑秦關愁外眼。邊花塞月醉中題。歸來聽履星辰上。誰道淮陰假鎮齊。借尚書。送王成之中書舍人使虜。帝遣唐朝第一人。

玉門關外賜金銀。使星芒動梅花早。漢月光垂塞草春。故國山河迎詔旨。
中原父老識詞臣。十分宣慰華戎了。歸爲君王轉大鈞。洪造盤洲集詠胡
虜。胡虜猖狂甚。妖星近日畿。俄聞佛狸死。不得帝妃歸。虎旅空增竈。狼
孤爲解圍。人人說恢復。進退在投機。江湖集鄭仁叔送中書王舍人使北
虜。細馬縷金鞍。文星使可汗。匣中天詔重。帳外節毛寒。烽火燕城急。塵
沙朔野寬。安邊存大體。何必斬樓蘭。陳必復詩聞虜退後作。小臣憂國
志。所願見時平。刁斗春防塞。囊書夜入京。邊風吹冷骨。淮月浸重城。失喜
天驕死。傳聞已息兵。詠狂虜。狂虜何時靜。干戈卒未休。乾坤猶半拆。
汗泗自東流。腥日黷黷野。悲風鴻鴈秋。諸賢江左計。長爲晉人羞。許綸涉
齋集虜宮闕。不翦茅茨聖不憂。虜巢宮殿切雲愁。小雛似道朝廷小。復
作阿房意未休。虜行移以盱眙爲肝胎。華風雖染不知裁。將底論思
獻納來。杖杜昔曾聞杖杜。盱眙今却見盱眙。喜德久從人使虜來歸。
詩翁萬里恰歸來。滌面那無一點埃。生馬閭騎便武事。故京熟覽動詩才。
別來我已成炊夢。此去君應悟劫灰。見說胡危猶假息。可無尊酒沃崔嵬。
龐謙孺白蘋集聞虜人敗于柘臯。作口號十首。正陽門下草還生。宮殿
無人也自春。上皇昔日登臨地。愁殺當時老大臣。鐵鷄乘時轉海津。兜

牟閃閃白如銀。只今邊郡羞投拜。淮北淮南正殺人。文武宣和盛兩班。
當時都道取燕山。三京隨手殘燒盡。今日誰迎二聖還。黏罕中間陷兩
京。當時兀術尚無名。如今索闕無時了。不使山川見太平。胡馬縱橫壓
上流。朝廷歲歲講防秋。相公必欲安淮甸。早發官兵據壽州。京口人來
說禁江。似聞胡騎再跳梁。夜來急遞傳新報。見說官軍戰順昌。間道諸
軍遣背嵬。柘臯合戰打頭回。不煩宣撫親提劍。鐵塔前鋒一布推。戰伐
無多生女真。人傳強半是簽軍。可憐盡死天兵手。但恐官家不得聞。一
自官軍報捷頻。番人無數願歸明。渠魁未必能方畧。所恃多多以力爭。
今年太歲火逢辛。火德炎炎照紫宸。眼看點虜遭天破。未必朝廷用一人。
聞虜酋被戍。淮南漸平。喜而作詩。聖主久臨御。戢戈息生靈。狂胡犯
天紀。躍馬捨虜庭。四海漲烽煙。白晝亦晦冥。不惟師無名。豈有間可乘。大
將失經畧。淮壖氣如蒸。虜騎犯和州。采石勢不勝。登壇刑白馬。意氣甚憑
陵。朝廷頗憂虞。衆心若搖旌。誰知肘腋禍。自彼蕭牆興。皇天相我多。一失
遂有能。黔黎賣釵釧。果見酒價騰。坐收不戰功。宵旰今已寧。宸章粲星斗。
蜂目見丹青。行行若死然。此亦不足稱。誰云暴無傷。以茲庶可懲。韓泂澗
泉集初八日傳聞光州虜退。又云東海之捷。疆場未云靜。家國疑搖搖。

深乎帷帳。公卿日以朝。虜勢固不壯。虜騎固爲驍。強弱士氣少。戰守民
力凋。荒山澗壑冷。歲暮風蕭蕭。百草皆爛死。撲面黃葉飄。梟鷂互鳴嘯。孤
豺紛躑跳。秃鬚祇枯藜。竚立天益寥。恭惟我壽皇。恢復悉有條。咄哉開禧
臣。妄動尤虛囂。女真亦分裂。幽燕亂無聊。賢愚世運厄。隆替華夏焦。羗戎
漢威靈。河隍唐僖昭。民老曾何知。但願歸富饒。中外持論平。致君舜與堯。
陳簡齋集聞王道濟陷虜。海內堂堂友。如今在賊圍。虛傳表盜脫。漢孝
景時吳楚反。使盜使吳。吳王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
盜軍中。會士卒醉。走出。遇梁騎因得脫。不見華元歸。左傳襄二年。鄭伐宋
宋華元禦之敗績。因華元。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
入華元逃歸。浮世身難料。岑參衙郡守還詩。世事何反覆。一身難可料。危
途計易非。危途見十八卷。遊東巖詩。雲孤馬息嶺。老淚不勝揮。蘇武別從
弟詩。淚下不可揮。**元名賢詩**建康万俟氏慧柔遭虜。題壽沙館壁。虜主見
詩。召其夫而放還于家。夫官湖右妾江東。三載鴛幃獨守空。葵萼有心
終向日。柳花無力且隨風。兩行粉淚孤燈下。萬里家山一夢中。鴻到衡陽
身即返。有書難倩子卿鴻。**國朝劉習之詞**賀新郎近聞北虜衰亂。諸公
未有勸上脩飭內治。以待外攘者。書生感憤不能已。用辛稼軒金縷詞韻

述懷。此詞蓋鷺鷥林寄陳同父者。韻險甚。稼軒自和凡三篇。語意俱到。捧
心效顰。輒不自揆。同志母以其迂。而廢其言。往事何堪說。念人生消磨
寒暑。謾營裘葛。少日功名頻看鏡。綠鬢鬢鬢未雪。漸老矣。愁生華髮。國耻
家讎何年報。痛傷神。遙望關河月。悲憤積。付湘瑟。人心未可隨時別。守
忠誠不替。天意自能符合。誤國諸人今何在。回首愁深刺骨。歎南北久成
離絕。中夜聞鷄狂起舞。袖青蛇。憂擊光磨鐵。三太息。皆空裂。**宋朱希真詞**
木蘭花慢。种師厚和司馬文季虜中作。指滎河駿嶽。鎖胡塵。幾經秋。歎故
苑花空。春游夢冷。萬斛堆愁。簪纓散。關塞阻。恨難尋。杏館覓瓜疇。悽慘年
來歲往。斷鴻去。燕悠悠。拘幽。化碧海西頭。劍履問誰收。但易水歌傳。子
山賦在。青史名留。吾曹鏡中看取。且狂歌載酒。古楊州。休把霜髯老眼。等
閑清淚空流。**宋沈存中****西溪集**熙寧使虜圖抄。臣某臣評准三月癸丑
詔書。充大遼國信使副使。是時契丹以永安山爲庭。自塞至其庭。三十有
三日。日有舍。中舍有亭。亭有饗林。以閏四月己酉出塞。五月癸未至單于
庭。凡三十有六日。以六月乙未還。己未復至于塞下。凡二十有五日。山川
之夷嶮遠近。卑高橫從之殊。道途之陟降紆屈。南北之變風俗。車服名秩
政刑兵民貨食都邑音譯覘察變故之詳。集上之外別爲圖抄二卷。轉相

補發以備行人。以五物反命。以周知天下之故。謹條如右。臣某昧死上。
永安山契丹之北部。東南拒京師。驛道三千二百十有五里。自慶州上京
皆有便道。由驛道之西。自鐵漿館徑度。馬馳不三日至幽州永安。地宜畜
牧。畜宜馬牛羊。草宜荔枝桑耳。穀宜梁麩。而人不善藝。四月始稼。七月畢
斂。地寒多雨。盛夏重裘。七月墮霜。三月釋凍。其人剪髮。安其兩髦。行則乘
馬。食牛羊之肉酪。而衣其皮。間啖麩粥。單于庭依犢兒山之麓。廣薦之中。
檀廬數十。無垣墻溝表。至暮則使人坐草梁廬擊柝。大率其俗簡易。樂深
山茂草。與馬牛雜居。居無常處。自澄州大山之西為室韋。今謂之皮室。其
俗類契丹。恩州以東為渤海。中京以南為東奚。其王衙西京數十里。其西
南山間奚。西奚有故雷之區。其西治牛山谷奚。渤海之俗類燕。而渤海為
夷語。其民皆屋居。無瓦者。墁上。或苫以樺木之皮。奚人業伐山陸。種斷車
契丹之車。皆資於奚。車工所聚曰打造館。輜車之制如中國。後廣前殺。而
無般材。儉易敗。不能任重。而利於行山。長轂廣輪之牙。其厚不能四寸。而
軫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車。駕之以駝。上施荒帷。富者加氈。憶文繡之飾。中
京始有果蓏。而所植不蕃。契丹之粟。果瓠皆資於燕。粟車轉果瓠。以馬送
之虜庭。山之南乃燕薊八州。衣冠語言皆其故俗。惟男子靴足幅巾而垂

其帶。女子連裳。異於中國。北白溝館。南距雄州三十八里。面拒馬河。負
北塘。廣三四里。陂澤繹屬。畧如三關。近歲狄人稍為繚堤蓄水。以做塞南。
新城涿州之屬邑。南距白溝六十里。中道有頓。皆北行道。西循廢溝。北
屬涿州。隋煬帝伐高麗。治軍涿郡。穿渠水運以餉軍。疑此故渠也。涿州
南距新城六十里。州據涿水。州北二里餘渡涿。又二里復渡涿。涿之廣渡
三百步。其溢為城下之塚。廣纔百步而已。又北數里渡洛水。通三十里至
中頓。過頓。又三十里至良鄉。皆東行少北。良鄉。幽州之屬邑。西南距涿
州六十里。自邑東北三十里至中頓。濟粟乾水。水廣數百步。燕人謂之盧
駒河。絕水而東。小北三十里至幽州。幽州西南距良鄉六十里。館曰永
平。州西距山數十里。自順以南。皆平陸廣饒。桑穀沃茂。而幽為大府。襟帶
八州。提控中會家將所保也。自州東北行三十里。至望京館。望京館西南
距幽州三十里。自館東行少北。千里餘。出古長城。又二十里至中頓。過頓
踰孫侯河。又二十里至順州。古長城。望之出東北山間。至順州乃折而南。
至順州負城西走。出望京之北。西南至廣信之北。二十里。屬於西山。順
州西距望京館六十里。少南。館曰懷柔城。依古長城。其地平斥。上厚宜稼。
城北倚澗水為險。水之業數百步。地廣多粟。可以積卒。以扼北山之衝。北

當洞道而幽州壓其後背勢面奇此謀將之地也。自州東北數里出古長城十里濟白水又十餘里至中頓過頓東行三十餘里至檀州皆車騎之道平無險阻。檀州西南距順州七十里古密雲之區館曰密雲城據北山之東南北距皆數里惟衢道北皆北之險而順州策其後管鑰所寄驚將之地也。自州東北行隘中二十里餘至中頓又二十里餘至金溝館。金溝館西南距檀州五十里自館少東北行乍原乍隰三十餘里至中頓過頓屈折北行峽中濟藥水通三十餘里鈎折投山隙以度所謂古北口也。古北之險雖可守而南有潮里平磧百餘里可以方車連騎然金鈎之南至于古北皆行峽中而潮里之水出其間踰古北而南距中頓皆奇地可以匿姦藉勢而南有密雲極其會衝此古北之所以爲固也。古北館南距金溝七十里小東自館北行數里度峻山之麓乃循潮里東北行山間數涉潮里通三十五里至中頓過頓入大山間委回東北又二十里登思鄉嶺踰嶺而降少東折至新館自古北至新館山川之氣險麗雄峭路由峽間詭屈降陟而潮里之水貫瀉清冽虜境之勝殆鍾于此。新館西南距古北七十里自館北行少西北屈行復東北二十餘里至中頓其東踰小嶺有岐路小近而隘不能容車過頓東北十餘里乃復鈎折而南數

里至卧如館。卧如館西南距新館四十里館宅川間中有大水曰雷水乃故雷之區也。絕霄有佛寺墮崖石以爲偃佛此其所以名館也。自館而行八九里踰雷水入山間東北踰小嶺二十餘里至中頓過頓濟藥水東出度摸斗嶺三十五里至柳河館。柳河館西距卧如館七十里自館循山行十里下俯大川曰柳河乃北二十餘里至中頓過頓踰度雲嶺三十里至打造嶺有徑路行於噴岼蒼翳之間校之驛道近差十里餘。打造館西距柳河七十里小北自館西南行十里餘至中頓頓之西南有大山上有建石望之如人曰會仙石山下大川流水川間有石屹然對山乃築館其上傍有茂木下湍水對峙大山大山之西有斷崖上聳數百尺捷摧如屏而鳴泉漱其下使人過此必置酒其上遂以爲常過頓二十五里南行至牛山館。牛山館東北距打造館五十里館之西南數有大山曰牛山自館踰牛山之麓西南屈折三十里至中頓過頓復西南數里濟車河又二十餘里度松子嶺嶺東有夷路回屈數里車之所由也。踰嶺三所至鹿峽館。鹿峽館東北距牛山館六十里自館東南行數里度痺嶺又四十里至中頓過頓又東南數里踰小山復三十里至路口村有岐路西南出幽州自幽州由岐路出松亭關走中京五百里循路稍有聚落乃狄

人常由之道。今驛回屈幾千里。不欲使人出夷路。又以示疆域之險遠。過路口村東北。行十里至鐵漿館。鐵漿館西北。距鹿峽三十里。自館東北行二十餘里。踰痺嶺。乃東數中頓。過頓東行。山間之川二十五里。折而小北五里至富谷館。富谷館西南。距鐵漿館六十里。自館東北行四十里。至中頓。過頓。稍東出又三十里。至長興館。皆行山間。長興館西。距富谷館七十里。依北山之迤。循虎河逶迤。正東至中京。中京西。距長興館二十里。少南城周十餘里。有厘閭宮室。其民皆燕奚渤海之人。由其東南曰中和門。循城以北。至城之隅。乃稍東北行。其東一路岐出。踰隴。走鞞淀。又三十里餘。至中頓。又十里餘。路曲走西北。踰十里。濟三膚河。至臨都館。皆平川。經小坂。自路曲東出七八里。望之可見曰恩州。臨都館南。距中京七十里。小西自館稍西北行。路小平二十里。至中頓。過頓。乃登馬疲嶺。嶺不堪峻。度嶺行坂間二十里。崇信館。崇信館南。距臨都館四十里。小東自館稍西北行。踰原坂數疊。北三十里。至中頓。過頓。又歷行坂間十餘里。乃平陸。又十餘里。過陰涼河。至松山館。河自西來。廣度百步。河之流纒二十許步。至館東迎小石山。乃折而北。與駱馬河會。松山館東南。距崇信館六十里。自館稍西北行。十許里。乃東折。濟駱馬河。河廣數丈。東南與

陰涼河會。踰河東北二十里。至中頓。頓西有岐路。西北走饒州慶雲嶺。踰濟岡子河。河之廣度五步。詰屈蛇行。西南與駱馬會。又三十餘里。至廩馳帳。皆平川。帳以氊爲之。前設青布拂廬。其他氊帳類此。廩馳帳西南。距陰涼河七十里。自館東北踰山數里。得平川。又二十餘里。至中頓。頓傍蒼耳河。河廣三丈。東流。過頓陟坂。衍十餘疊。三十餘里。至新店。又行坂間三十里。至廣寧館。廣寧館南。距廩馳帳九十里。少西。自館東北行五里。澄州路。由西門之外。州有土垣。崇六七尺。廣度一里。其中半空。有民家一二百。屋多泥墁。間有瓦覆者。舊日豐州州將。率其部落。和扣河西內附。詔置豐州以處之。自今改今名。又十五里。至中頓。過頓。行原坂間三十里。至會星館。會星館南。距廣寧館五十里。自館北行山間。登降曲折二十里。至大山之顛。爲中頓。行原數間三十里。至咸熙帳。咸熙帳東。距會星館七十里。小南自館西行。稍西北。過大磧二十餘里。至黃河。迎河行數里。乃乘橋濟河。至中頓。河廣數百步。今其流廣度數丈而已。俯中頓。有渾潭。南沙澗。渾北流。廣四丈。岸皆密石。峻立如壁。長數十步。雖回屈數折。而廣狹如一。疑若人力爲之。河出硤中。有聲如雷。桁溝以橋。狄人言此大河之別派。以臣度之大不然。大河距此已數千里。千里之水。不應如是之微。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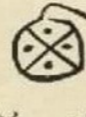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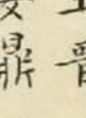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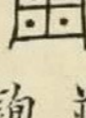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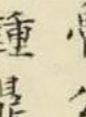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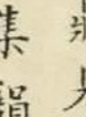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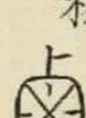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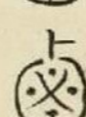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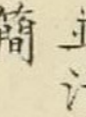


雨暴至輒漲溢不終日而復涸此其源不遠勢可見也以臣考之乃古所謂潢水也虜人不知謬爲大河耳過中頓循河東南行又二十餘里乃北行稍稍西北十許里復正北又三十里至保和館皆行磧其曲折如此者趨河橋與避大山之阻也保和館西南距咸熙館九十里自館北行數里有路北出走上京稍西又數里濟黑水水廣百餘步絕水有百餘家墁瓦屋相半築垣周之曰黑河州過州西北行十餘里復東北行出大山之東又三十餘里至中頓頓西數里大山之顛有廢壘曰燕王城踰頓西北三十里餘至牛山帳皆平川牛山羶帳南距保和館九十里自帳西行稍稍西北甫三十里乃復北至中頓過頓北二十餘里稍西北又十里餘踰山復東北行十里餘回走東甫一里至鍋窰帳鍋窰羶帳南距牛山帳八十里少來自帳稍西北行平川間二十餘里陟沙陁乃行磧間十餘里至中頓過西北二十里復踰沙陁十餘疊乃轉趨東北道西一里許慶州塔廟屢廬畧似燕中過慶州東北十里經黑水鎮濟黑河至大河帳帳之東南有大山曰黑山黑水之所出也水走西南百餘里復東出保和帳之北大山之間大和羶帳東南距鍋窰帳七十里自帳復度黑水乃東北出兩山之間平川四十里至中頓又東北五六里乃折西北踰寶都嶺嶺間

行十餘里復北行原阜間又十餘里牛心山帳牛心山羶帳西南距里河帳八十里自帳東北踰山乃東行二十餘里又北十里至中頓過頓北行稍東三十里至新添帳帳之東南有土山庠迤盤折木植甚茂所謂永安山也新添羶帳西南距牛心山帳六十里自帳東北行三十里至中頓過頓北十里餘度隴復西北數里至頓程帳頓程帳東南距新添帳六十里帳西北又二十里至單于庭有屋單于之朝寢后蕭之朝凡三其餘皆羶廬不過數十悉東向庭以松幹表其前一人持牌立松幹之間曰閣門其東相向六七帳曰中書樞密院客省又東羶廬一旁駐羶車六前置纛曰太廟皆草莽之中東數里有繚澗澗東原隰十餘里其西與北皆山也其北山庭之所依者曰犢兒過犢兒北十餘里曰市場小民之爲市者以車從之於山間

鹵

洪武正韻郎古切漢高帝紀母得鹵掠汲黯傳鹵獲因與之鹵虜通用又鹵液亦作滷又與槽同漢書血流漂鹵又鹵莽輕脫苟且也許慎說文鹵西方鹹地也从鹵徐錯通釋按史記曰大抵東方食鹽西方食鹽鹵春秋左傳之屬皆从鹵

晉有大鹵之地。安定在晉也。爾雅注。齊有海濱。廣斥也。又河東解縣。鹽池有印鹽。方如印。齒文也。勒古反。爾雅杜土鹵。郭璞注。杜衡也。似葵而香大。又地不生物曰鹵。鹵。爐也。如爐火處也。楊雄方言。鹵。奪也。顧野玉玉篇力。古切。鹹也。車駕出有鹵簿。張參五經文字。力土反。丁度集韻。或从水从土。亦作潯。張有復古編。別作潯。潯。並非。婁機廣干祿字。掠鹵與虜同。戴侗六書故。鹹。澤也。按潤下作鹹。東南多鹹地。不當从西。內象鹽。外象咸。鹵器與鹵同。古用為盾櫓之鹵。楊桓六書統。来母鹵。統形。鹵。郎古切。鹹地產鹽者也。取鹽之法有二。其一治近水鹹地。為田區畦。以待水漫沒其上。水退而日乾。其上面即有鹽。生如米粟堆布之狀。即掃而淋煎之。其鹽自成。其二鹽沱之鹽。水淡則無鹽。久旱則沱水自結成鹽塊。此二文上象其鹽地。下象其鹽沱水出之狀。竝古文。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天生曰鹵。人生曰鹽。倪鐘六書類釋。象形。舊說从西省非。周伯琦說文字原。籠五切。李星存古正字加水非。趙謙聲音文字通來。古切。韻會定。正字切。来古來零連鹵。

篆書  並晉  姜鼎  田  田  並魯公鼎見楊  鈞鍾鼎集韻  上  鹵  並汗  簡  文王  鼎

周公鼎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徐鉉。篆韻。並六。隸書。六書。統。草書。集韻。張錦。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剛鹵 易說卦為剛。鹵。注。鹹土也。 **馮鹵** 史記貨殖傳。太公望封於營丘。地馮鹵。注。鹹地也。人民寡。漢雋溝洫志。終古馮鹵。方生稻梁。師古曰。馮。即斥鹵也。謂鹹鹵之地。唐柳宗元集。晉問。填溢饜飮。腥膏瀉鹵。聞膾炙之美。則掩鼻感頰。賤甚糞土。 **澤鹵** 河渠書。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西漢書。主父偃。秦皇帝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注。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

鹽鹵 抱朴子內篇。鹽鹵沾於飢髓。則脯腊為之不爛。雜說。鹽鹵以蓮子重者試之。浮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二蓮直。或一直一橫。則味差薄。若蓮沉於底。則煎鹽不成。 **斤鹵** 有官龜鑑。通泰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至城下。土田斤鹵。不可稼穡。能改齋漫錄。杜子美鹽井詩云。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煙。杜田補遺曰。許慎說文云。鹵。鹽地也。東方謂之斤。西方謂之鹵。 **沙鹵**

杜田補遺曰。許慎說文云。鹵。鹽地也。東方謂之斤。西方謂之鹵。 **沙鹵**

韻府群玉沙鹵。謂磽确之地。**淳鹵**。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楚蔣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甲午。蔣掩書土田。度山林。鳩數澤。辨京陵。表

淳鹵。注淳鹵。埔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財鹵**。西漢書晁錯傳。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流血漂鹵**。

漢雋過秦論。流血漂鹵。師古曰。漂。浮也。鹵。盾也。其血可以浮盾。言殺人多也。史記秦始皇紀。太史公曰。諸侯爭割地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

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蘇子由古史。白起傳。白起攻韓魏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血流漂鹵。斬首二十四萬。

大鹵。地名。晏元獻公類要。晉荀吳敗狄于大鹵。即太原之地。杜預釋例。大鹵。莒地。闕

土鹵。木名。離騷。草木疏。杜一名土鹵。詳見蕪字。

鹵縣。縣名。西漢書地理志。鹵縣屬安定郡。注。濯水出西。師古曰。濯。音其于反。

鹵。洪武正韻。郎古切。又音斥。爾雅。鹵。矜鹹苦也。郭璞注。鹵。苦地也。可矜憐者。亦辛苦。即大鹹。顧野王玉篇音魯。鹹也。鹽沙也。陸法言廣韻。鹹。鹵。司馬光

類篇。籠五切。說文。西方鹹地。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序。西方謂之鹵。或从水从土。亦作潛。又昌石切。苦地。又亭歷切。鹵。西方鹹地也。鹵。或从土。鄭樵六書畧。今以為聲形兼聲。韓道昭五音類聚。鹹水也。字。漆。博義。鹵。聖同上。

真書。鹵。蔡草。鮮于樞見。書。鹵。襄草。書。集韻。

櫓。洪武正韻。郎古切。大盾。亦作鹵。又城上望樓曰櫓。許慎說文。櫓。从木。魯聲。櫓。或从鹵。徐錯通釋。按許慎所言。櫓。即盾也。古說尚書武成篇。亦曰血流

漂櫓也。又城上白露屋。亦名為櫓。一曰戰。敵高巢。亦為櫓也。勒古反。劉熙釋名。櫓。露也。露上無屋覆也。又在旁曰櫓。櫓。脊也。用替力。然後舟行也。顧

野。玉篇。力。覩切。城樓也。櫓。力古切。彭排也。又同上。陸法言廣韻。城上守禦望樓。郭忠恕佩觿集。櫓。並來古翻。上彭排。下搖動。司馬光類篇。櫓。櫓

籠五切。或从鹵。从虜。張有復古編。一曰。所以進船也。或作櫓。別作櫓。非。戴侗六書故。古單作鹵。別作櫓。櫓。按今人又以為進船之櫓。郭守正紫雲

韻記。禮義以為干櫓。釋行均龍龕手鑑。木名。楊。桓六書統。來母。櫓。統聲。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後公孫瓚傳。樓櫓千里。亦作櫓。通作鹵。史記。始皇

紀。血流漂鹵。又漢鹵簿。謂以大盾領一部衆也。注見暮韻簿字。趙謙聲音文字通來古切。似漿而長。今文書誤用杆。武成。血流漂杵。合正韻會定正

字切來古。篆。𣎵。集韻並杜。从木。𣎵。篆。徐鉉。來零連櫓。書。𣎵。集篆古文韻海。𣎵。篆韻。

草。櫓。張錦。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能改齋漫錄。櫓或作櫓。干櫓字。復古編。以櫓字或作櫓。賈誼過

秦論。伏屍百萬。流血漂鹵。乃知古櫓字無木。後人增之耳。故文

選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引伏屍千萬。流血漂櫓。止作從木。與史記前漢

過秦論鹵字不同。通典用鹵簿。則戟楯在外。刀楯在內。以此知鹵乃干櫓

之櫓。無可疑者。其曰簿者。籍記之稱也。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大

僕。卿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

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蓋鹵簿始於武帝。其稱曰官。有其注。則其為籍

記干櫓之稱。又可知也。應邵亦有漢官鹵簿圖。常昭曰。櫓大楯。蘇鷄演義

以鹵者鼓也。簿者部也。臆說無取。

土櫓。漢書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譙

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

櫓。唐書馬燧傳。設一門為樓櫓。事物紀原。莊子曰。魏武侯欲偃兵

外戰必威。鶴列于麗譙之間。郭象注。麗譙。戰樓之名。即敵樓也。疑周衰戰

國時始有之。云孫子謀攻篇子曰。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賴輜。具器械

三月而後成。距闔。又三月而後已。西漢博聞公孫瓚傳。造戰車。可駕數牛

上作樓櫓。置于塞上。以拒匈奴。注云。櫓即樓也。釋名曰。樓無屋。為櫓。樓櫓

千里。注云。櫓即櫓字。續後漢書列傳。未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

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為子。後為臨川郡太守。呂蒙卒。權假然

節鎮江陵。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曹丕自住宛。為其勢援。連屯

圍城。郃據洲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時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

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不動。方厲

吏士。伺間。攻破兩屯。續資治通鑑長編。元符二年六月壬午。詔河北修城

池。樓櫓。仍令安撫。轉運司體量。兵官不得力者。具名奏差人替。北盟錄。靖

康中。姚友仲。先於樓櫓上受敵處。厚縛虛棚。上作羅字網。并下擺糠布袋

濕馬糞。又於城頭馬面上懸穿濕榆柳木。篋籬格。雖慢然亦可以遮砲石也。金史哀宗紀天興元年春正月甲午修京城樓櫓及守禦備。宋文彥博集論修樓櫓河北平壤其城池樓櫓之設尤嚴於他道。凡遣使行邊所以督責於守臣按察之吏者必先焉。夫豈以有事整完無事則廢弛哉。比者命安撫使以脩完屬郡之城壁。周相其摧壞褊狹將易而新之。使士民有以容兵械有以施誠善矣。苟慮事計材趣期會於歲月之頃無不完者此固足以代守國之險而嚴禦戎之備也。命方行而反令依倣制度造作熟材堆積蓋蔽於官舍之中以俟樓櫓之大壞而易之未見其利也。北京樓櫓之當修者九百餘所凡八千餘間。若欲槩修於數月之間雖盡鳩天下之良工亦不可卒焉就必在次第而脩作之舊材之中尚有可用者亦兼取焉。然猶要之一二年僅可完矣。今乃以成熟之材委積於虛閣之處敵來而後立患至而後興無乃不及於事乎。今若據樓櫓見在區數內有庳下不及制度并欹側朽弊者計其數且修其半仍間隔一座拆一座所費城上不至斗然空缺年歲之間使得周遍完備。**禮義**

爲干櫓

禮記儒行禮義以爲干櫓。注干櫓小楯大楯。禮者敬人敬人者人亦莫之侮也。猶干櫓可以捍患也。宋曹彥約昌

谷集開禧德安守城錄序儒者以忠信爲甲**仁義爲干櫓**

北史王慧龍傳宋文遣刺客購慧龍首。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爲干櫓又何憂乎刺客。**泰山爲櫓**

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曰江河爲陵泰山爲櫓。郭璞曰櫓望樓也。**牛車爲櫓**宋書陳唐卿傳巫

充武帝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爲櫓。師古曰櫓楯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爲楯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陳子曰不然牛車以

當衝突爲櫓猶言安櫓也。置楯車上禦矢也。**發石擊櫓**東漢書袁紹傳紹與曹操戰紹軍敗操還屯官度紹進保

陽武紹連營稍前漸逼官度遂合戰操軍不利。魏志曰連營稍進前依沙

堤東西數十里爲屯。操亦分營與相當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上山射營

中釋名曰樓櫓者露上無覆屋也。今官度臺北土山猶在。臺之東紹舊營遺基並存焉。皆蒙楯而行。楯今之旁排也。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以其發石聲震續後漢書呂蒙傳蒙上

烈呼爲霹靂即今之拋車也。

白衣搖櫓

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

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鄴，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疾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艤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也。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之。遂到南郡。

嘲姬搖櫓

太平廣記晉劉道真遭亂於河

側與人牽船。一老嫗搖櫓，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搖櫓？」女荅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

具數

百櫓

南史梁呂僧珍見帝，多伐林竹，私具櫓數百張。及起兵爲船艦，軍須櫓甚多，僧珍每船付二張。

連檣挾

櫓

唐書韋堅爲水陸運使，望春樓下鑿廣運潭以通漕。玄宗臨觀，望豫取山東小斛舟三百，首貯之潭。篙工柁師皆大笠侈袖，爲吳楚服。其上陳廣陵銅器、會稽羅、吳綾、絳紗、南海珠琲、豫章麤飲器，船尾相銜數十里，關中不識連檣挾櫓，觀者駭異。次樓下，堅跪上輕貨，帝大悅。

篙投櫓

江少虞類苑胡大監旦，知明州，道經維揚，時同年董儼知州事，遇之甚厚，截篙投櫓以留之。

嘔啞

蘇東坡詩願復此微吟，聊和嘔啞櫓。

倭櫓

藥名元一統志市舶物貨寧波府產。

詩

唐崔塗詩櫓聲煙外曉聲遠，天涯幽夢迴。爭知江上客，不是故鄉來。唐王周詩櫓用之大曰艣，冠乎小者楫。通津既能濟，巨浸即橫

涉

身之使者類，弩之進者筈。虎之拏者爪，魚之撥者鬣。此實爲相須，相須航一葉。宋梅聖俞宛陵集間櫓詩：靜夜有舟下，中流聞櫓聲。隔窓燈已

暗，卷幔月微明。漸向寒灣遠，遙應宿枕驚。客心何苦急，曾是不緣名。清江

三孔集詠櫓詩：以小能行大，天機寄物形。沿流最有助，深壑屢嘗經。迅

速功無比，嘔啞韻可聽。江空插羽翼，水府散雷霆。駕浪來湘浦，搖風過洞

庭。侵凌秋島霧，破碎暮灣星。鴈鷺驚群起，蛟龍睡一醒。浩然乘此興，東去

絕滄溟。李流謙澹齋集枕上聞櫓聲：勸君不須下瞿唐，順流從此道路長。勸君早上瞿唐去，逝流雖艱近家鄉。我今出蜀幾寒暑，催歸苦念家人語。更煩舟子策全功，疾赴鳴雞起搖櫓。任希夷斯庵集聞櫓聲：屢督篙師趁月明，忽忽燈火過臨平。兼程不敢稽王事，坐聽鄰舟伊軋聲。李彭日

涉園集夜坐聞櫓 日斜喧急雨 雨夜候虫秋 宴坐遊三昧 因人吟四愁
 疎林月色好 別渚櫓聲幽 却憶秦淮上 寒更渡小舟 元宋本至治集櫓詩
 長身日霑霑 咿啞誇解語 風波徒自致 竟遭然臍苦 寒江健櫓圖
 行盡江南數十程 煙波咿啞幾回聽 五湖別有風帆好 彈指孤舟入杳冥
 吳禮部集詠櫓 刻木誰為汝 船旁兩翼斜 畫波成八八 出語轉咿啞 動
 勢雖因手 圓機為有牙 莫嫌終夜聒 相送到天涯 王惲秋澗集櫓 江船
 一鉅魚 櫓拖乃尾鬣 當其淵水深 棹弱不抹乏 故令施航後 前與棹力合
 濟川具有五 此物乃其甲 一聲天際來 疑乃中流發 我浮大河東 並岸行
 若狎 終朝卧舷間 蘭漿但空插 緬懷刻木皇 智創萬古法 國朝高季迪
 正鳴集曉出京東門聞櫓聲 城門朝開路臨水 人語煙中共魚市 誰搖
 飛櫓入蒼茫 帶夢驚危柳 邊起過處寒波動 泊沙遠聞嘔軋復咿啞 征夫
 車轉山頭阪 工女機鳴竹外家 我身本是江湖客 偶墮黃塵曉行役 此聲
 空憶舊曾聽 舟
 中酒醒東方白

舫

洪武正韻郎古切 所以進舟似槳而長亦通作櫓 丁度集韻通作櫓 釋行
 均龍龕手鑑 俗舫正 楊桓六書統來母 从廌 虜聲 熊忠韻會舉要半徵

商音韻會定正字 篆 𠄎 集韻見杜從古
 切來古來零連舫 書 𠄎 集篆古文韻海

草 𠄎 張錦 𠄎 鮮于樞並見
 書 𠄎 草書集韻

𠄎 六書
 統

柔舫

道潛數聲柔
 舫滄浪外

誦

洪武正韻郎古切 講誦言不定也 司馬光類篇籠五切 韓道昭五音類聚
 力五切 楊桓六書統來母 誦統聲 熊忠韻會舉要半徵 商音通作誦 又誦

苟且也 韻會定正來古 篆 誦 六書
 切字切來古來零連誦 書 誦 統

草 誦 鮮于樞見
 書 誦 草書集韻

誦 六書
 統

廌

郎古切 許慎說文廌廌也 从廌 虜聲 讀若誦 顧野玉玉篇力古切 府也
 庵也 陸法言廣韻庵舍 徐鍇通釋勒古反 丁度集韻或作廌 司馬光類篇

龍都切 釋行均龍龕手鑑 廌俗 廌正音 魯 楊桓 篆
 六書統來母 廌統聲 趙謙聲音文字通來古切 書 廌

廌 集韻見杜從古
 集篆古文韻海

廌

徐鉉 篆韻

敲

郎古切釋行均
龍龕手鑑音魯

箇

郎古切韓道昭五音類
聚力渚切盛飯器也

鷓

郎古切韓道昭
五音類聚音虜

𦏧

郎古切韓道昭五
音類聚力戶切

𦏧

郎古切楊桓六書統來母
𦏧从具从二収爭取具也

𦏧

六書
統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七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士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夏

書寫儒士臣趙應宿

圖點監生臣蔣洲

臣歐陽卿